

刊新作創

茶墅小品

著山秋吳

行印局書新北

創作新刊

茶墅小品

吳秋山著

一九三七年四月付排
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



茶墅小品
實售三角

著者 吳秋山

發行人 李志雲

出版者 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武漢溫州
北平濟南貴陽長沙
廣州西安重慶廈門
杭州成都雲南汕頭
北新書局

謝序

從前讀日本俳人荻原井泉水氏的花鳥小品，甚爲愛好。最近得讀秋山的「茶墅小品」，不期在國內也有和荻原的風格類似的作家，如得一大發現，令人欣慰。

秋山的小品文，靜雅沖淡如其爲人，對平凡的事物，觀察得很精細。集中所蒐稻香村、西湖的蓴菜、蟋蟀、荔枝、鱒魚諸篇，題材極平凡，人人能寫，但別人寫來，不是膚淺，就是酸俗。秋山的文學修養甚爲湛深，他的文筆，近於「風流」一類，讀了令人俗氣全消，如

看雨後的新綠，感覺愉快。我個人的感想如此，讀者諒有同感吧！

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，謝六逸。

自序

十幾年來陸續續續寫點小文，大抵是對於日常生活上有一點感觸，便托于即興之筆寫下來的。既不是什麼堂皇的論文，也不是什麼偉大的創作，只是一些平淡無奇的小品而已。廚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裏談及 *Essay*，其中有云：

「如果是冬天，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，倘在夏天，則披浴衣，啜苦茗，隨隨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閒話，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，就是 *Essay*。興之所至，也說些以不至于頭痛爲度的道理

罷。也有冷嘲，也有警句罷。既有Humor（滑稽），也有Pathos（感憤）。所談的題目，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，還有市井的瑣事，書籍的批評，相識者的消息，以及自己過去的追懷，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，而託于即興之筆者，是這一類的文章。」這一段話，可以借來說明我的文章的性質，雖然我的文章未能做到完美的地步。

像這一類的小品文字，我原寫得頗多，不過因為平時不加保存，以致原稿散佚的也復不少。這在我當然是自以為敝帚不足珍的。可是，現在因為朋友們的慫恿，并且自己感到目前生活的忙碌，暫時怕再沒有寫作的機會，所以蒐集了二十餘篇，編成一集——其中大部份是曾經在雜誌和報章上發表過的，有些却是新從舊書篋裏搜獲的原

稿。現在把他印行，在自己方面可以作一個結束；同時讓讀者於讀罷巨著之餘，換換口味，看點輕鬆的小品，正如飽餐大菜之後，喫點清茶一樣。

至於本書的命名，也即此意，因為我的室名叫「茶墅」，而這裏所收集的文章都是「小品」，故名之曰茶墅小品。意謂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朋友們，看到這本小冊子的時候，猶如在小墅品茶，聽我閒話也。

本書承六逸師做序，并蒙他與李小峯趙景深諸先生的匡助，得以出版。對於他們，我是非常感激的，就在這裏謹致深深的謝意。

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，吳秋山，于上海。

目次

目次	目
謝序	
自序	
春晨	一
談茶	五
稻香村	一三
社戲	一六
荔枝	二三

茶 野 小 品

鱒魚	四
西湖的蓴菜	四
故鄉的端午	五
消夏散記	六
小吳軒	六
燕園	六
筍莊	七
秋宵聽雨	八
水邨的午後	八
看雲	九

目次

蟋蟀·····	101
寒夜·····	115
雪與柳絮·····	123
深夜的叫賣聲·····	130
船家·····	131
萍池·····	135
蜜蜂·····	137
戰後的滬北·····	141

春 晨

昨宵喝點兒酒，陶然地臥聽着樓外瀟瀟的風雨聲，約有好幾個鐘頭，心頭頗感愉快。到了午夜時分，方於不知不覺之間昏昏睡去了。

今朝醒來，宿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放晴？在眼前的，却是滿窗紅日，遲遲地帶來了闌珊的春意。酒意似已消了，然而春寒料峭，懶得爬起身來，只好溫存在被窩裏，閉着眼睛，回味昨宵的清夢。這時候，樓中可很寂寞，沒有什麼喧囂的聲音。枕上朦朧間，僅聞簷頭聒
樹葉鳥聲一片，和幾聲從深巷傳來的斷續的賣花清韻，合奏着一片悅

耳的春曲而已。

仔細傾聽，這鳥聲，既不是夜鶯的婉轉，也不是黃鸝的清唱，更不是杜鵑鷓鴣之類的鳴聲，而是我們時常看到的麻雀底瑣語。它雖然唱不出美妙的歌聲，然在那「啾晰，啾晰」的繁碎聲中，也儘能含一些春氣。在這晴煦的春晨，閒靜地躺在床上盡量聽之，却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妙趣；何況還有幾縷「賣杏花……杏花……」的女郎的清脆的聲音呢，那當然是更會使你的心情益覺輕鬆了。

惺忪的睡意是已全醒了。側着身，望望玻璃窗外的景色，因為高臥樓中的緣故，外間的景物多被隔闕，所看到的唯有隣家幾片紅瓦，與聳出屋頂的兩枝電桿，以及幾條齊列着的電綫而已。雀兒就在那屋

瓦上不住地飛舞跳躍，有時飛去停息在電綫上，這彷彿是一頁樂譜似的。可不是嗎？那電綫真如五線譜，雀兒直像譜上的音槿，而那背後的罩着白雲的天空，就宛似印着這樂譜的白紙呢。而且雀兒的位置時常移動，白雲也時常變幻，又像樂譜一頁一頁的翻過。這却使我迷着了，我自己覺得，我的心絃也隨着這自然的樂譜不停地在彈動着。哦，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！

這時候，我却不能再靜臥在床上。興奮地爬起身來，着上晨衣，到盥漱間去洗漱之後；便走向靠窗的食棹旁邊坐下，一面吃着早茶，一面朝向窗外眺望，在朝暎朗照之下，毗鄰小園裏的許多緋桃紅杏，都開着鮮紅的花，花瓣上似乎還含留着點點宿雨，映着陽光，灼

灼欲流，越顯得嬌豔可愛。祇因昨夜風雨太狂暴了吧，有些紅英已繽紛地散落在潮濕的泥徑和草地上，好像一片片魚鱗，寂然舖在那里。小鳥兒時常在樹叢間囁啾着，不知道它們是在這滿孕着春色的園中自鳴得意呢，還是爲着憑弔這無數落花而哀啼？這却令人不禁有些愀然了。

我這樣慢慢地吃完了早茶，本來規定要做的工作，這時也懶得去幹了。只是長坐在那兒，吸着紙煙，靜賞這充滿着音樂以及詩和畫的景色，等閒地消磨這可人的春晨。

談 茶

茶是木本的植物。它的葉是通年常綠而不脫落的，無論是草本橫落的秋天，或者是風雪嚴寒的冬日，它也依然是那樣，沒有什麼改變。它的莖是從泥土裏散出地上，沒有主副的分別，所以它是屬於常綠灌木 *Ever Greens Shrub*。每到秋天，便開着白色的花，花梗很短，夾生在葉腋之下，花冠分爲五片，雄蕊很多，但雌蕊只有一個，子房分爲三室，每室的裏面，都含有兩粒胚珠。花形很像白薔薇，清麗可愛。花謝之後，便結成三角形的木質果實。這和別的水果

不同，是不可以摘來生吃的。它的葉很像梔子，爲橢圓形，邊緣生有鋸齒，尖端很是鋒銳。味兒清芬，可以採來製乾，烹作飲材，很能止渴生津，是一種衛生的飲品。

茶的產量很多，在我國江淮以南諸省都有出產，印度、日本等處也有移植，所以很是普遍。它的別名也不少，據陸羽茶經云：「一曰茶，二曰檜，三曰葭，四曰茗，五曰荈。」這都是指採取的早晚而言的。它的種類不一，製法也異，然大別可以分爲紅茶與綠茶兩種。大概如印度的紅茶，福建的武夷茶、安溪茶，和安徽的祁門茶、普洱茶等，都是屬於紅茶。而浙江的龍井茶，與安徽的松蘿茶等，則是屬於綠茶。但這不過是顏色上的區別，其實味道各自不同，而各有其妙

處。如果我們能夠仔細的吟味，也未始不可各得其風趣哩。

我很喜歡喝茶，無論紅茶也好，綠茶也好，幾乎天天沒有間斷過。有時雖然並不覺得口渴，也要泡了一壺，放在書桌上，深深地玩味。這使我悅樂，彷彿什麼疲勞，沉悶，都消失在它的色，香，與味裏了。這樣成爲一種癖，而且這癖的歷史，已是頗悠久的了。

記得從前我在故鄉的時候，齋居清閑，窗明几靜，每天，都喜歡飲茶取樂。嘗以大如橘子的荆溪小壺，小似荔枝的雪白的若深甌，成化宣德間的綠色皺痕的瓷碗，瓷盤，龍眼菰片或芒仔草骨編成的壺墊，和點銅錫罐，錯落地陳列在茶几上，揀選武彝山岩單叢的奇種，或安溪的鐵觀音，水仙等茶葉。自起窰爐，取晒乾了的蔗草與炭心，

砌入罐裏燃燒。再把盛滿清泉的「玉絲鍋」，放在罐上。等水開時，先把空壺滌熱，然後裝入茶葉，慢慢地把開水沖下，蓋去壺口的沫，再倒水於壺蓋上和小甌裏，輪轉地洗好了瓷甌之後，茶卽注之，色如靛靛，烟似輕嵐。芳冽的味兒，隱隱的沁入心脾。在薄寒的夜裏，或微雨的窗前，同兩三昵友，徐徐共啜，並吃些蜜餞和輕淡的茶食，隨隨便便談些瑣屑閒話，真是陶情愜意，這時什麼塵氛俗慮，都付諸九霄雲外了。前人詩云：「寒夜客來茶當酒，竹爐湯沸火初紅。」這種情味，到了親自嘗到時，纔深深地覺得它的妙處呢。

但近七八年來，獨客海上，雖然還是日夕無間地飲着茶；然因事務的粟六，事實上少有從容玩味的機會，不過只是忙裏偷閒領略一些

趣味而已。而故鄉的茶葉，在這兒也不是輕易可以得着，除了有時鄉友帶來一些之外，是很難嘗到的。于是就便改飲綠茶，綠茶雖和福建茶不同，但也清淡可口，另有一種風味。不過不宜泡以小壺，注以小甌。因為即泡即喝，則水氣猶存，淡若無味。若稍停注，又嫌冷腥。如果茶葉過多，則又澀味盡出，終非所宜。所以泡綠茶，最好是用敞口蓋甌，先把茶葉放在甌裏，將水漬溼，候冷，然後以開水沖滿之，則色，香，味盡出，有如玉乳瓊漿，秋蘭春雪，真教人醉倒了。

張岱蘭雪茶裏云：

「煮禊泉，投以小罐，則香太濃郁。雜入茉莉，再三較量，用敞口盞淡放之。候其冷，以旋滾湯衝瀉之，色如竹籜方解，綠粉初

勻，又如山窗初曙，透紙黎光；取清妃白傾向素瓷，真如百莖素蘭全雪濤並濃也。」

張氏所說，雖然是指日鑄雪芽而言，但綠茶泡法，都應如是。

江南的茶館，也是一種消閒滌慮的勝地，如果身無事牽，邀了一二知友，在茶館裏泡了一壺清茶，安閒地坐他幾個鐘頭，隨意啜茗談天，也是翛然塵外的一種行樂法子。不過他們泡茶，常愛參加幾朵黛黛花，或茉莉花，玫瑰花之類，實在未免「抹煞風景」。雖然花茶的味道較爲馥郁，但已失却了喝茶的真意味了。田衡藝煮泉小品云：

「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花薦茶者，雖風韻可賞，亦損茶味，如有佳茶亦無事此。」

誠然，喝茶要在鑑賞其自然的妙味，故參花之茶，氣不足貴耳。

田氏又云：

「茶之團者片者，皆出於碾磑之末，既損真味，復加油垢，即非佳品，總不若今之芽茶也，蓋天真者自勝耳。芽茶以火作者爲次，生晒者爲上，亦更近自然，且斷烟火氣耳。」可謂講究綠茶的妙諦。

我前月遊西子湖，友人柳君送我半斤翁家村的野茶，即是田氏之所謂生晒的芽茶。我帶了回來，嘗於晨昏閒暇之時喝之，味兒確比普通的龍井甘冽，別有風韻，寒齋清賞，樂趣盎然，真使我兩腋風生了。

安徽茶也另有風味，但最好的要算松蘿，因它也是芽茶之一，而

有自然的妙味也。他如六安，普洱等，雖與武彝茶近似，然不及武彝遠甚。至於祁門，則與印度的紅茶同類，味道都很濃厚，有時嘗嘗也還可以，如果加糖及牛奶，也失喝茶的真意耳。

日本人喝茶的風氣也很盛行，他們對於茶葉，茶具，和泡茶的水等，都很講究，日本的「茶道」(Teaisn)，意指在這苦難的有缺陷的現世裏，享受一點樂趣，使日常生活不致毫無意味，這是一種正常的娛樂，我的喝茶之意也即在此。

稻 香 村

汪日楨湖雅卷八有「茶食」一則云：

「按或粉或麵和糖製成餠餅，形色名目不一，用以佐茶，故統名茶食；亦曰茶點。他處販鬻，稱嘉湖細點。」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記載。但是茶食的種類雖多，而夠得上稱爲美點的却很少。就我所嘗到的來說，所謂嘉湖細點，却大抵是質料粗糲，形色笨拙的東西，吃起來並沒有什麼佳妙的味道；倒還不如日本的點心來得好些罷。日本的點心，大都是用豆米和糖製成的，形色很是淡雅，味道也還清新，堪

稱佐茶的妙品。但畢竟是外貨，除了有時朋友饋贈一些外，我們當然不去買來吃。因此，我在上海客居的十年間，每值工作餘暇，便常到稻香村去光顧，希望能夠吃到國產的好點心，可以藉此使枯燥的生活稍微快適些。

上海的稻香村，隨處都有，正像陸稿薦一樣，每家店前都懸有「始創老店」的招牌，簡直使人分不清何者是「分出」。不過我們無須去根究這些，只要隨便撞進一家去選購就得了。好在它們所售的茶食，都差仿不多。但使我奇異的，是在這富有風流餘韻的江南的茶食店裏，也竟買不到含有歷史意味的精巧的點心；什麼山楂糕，芝麻糖，棗豆糕，蛋黃餅……這些都不見得高明。稍好一點，就算雪片

糕和杏仁酥罷，但也不是佐茶的妙品，只是「聊勝於無」罷了。後來我也曾到野葶齋和老药房去買點來吃，但是和稻香村的大同小異，都沒有什麼可以當作「茶食」的東西，這也是一件小小的憾事哩。

社 戲

生長在繁華的都市裏的人，腦海裏該是沒有社戲的印象的，當然他們是不會知道社戲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回事？因為他們所看見的戲，不是在富麗堂皇的戲院裏看電影，便是在花團錦簇的舞台下看歌舞劇，或者在熱鬧的遊戲場中看看白話劇和京戲，至於失去了時代性的簡陋的社戲，是不會在這裏所能看到的了。

社戲是鄉村僻壤裏的戲，它在鄉村裏所佔的遊藝的地位，恐怕要比電影與京戲等在都市裏來得重要些，是農民們絕無僅有的一種娛樂

品。演時並沒有戲院，只在寬曠的村野中，簡單地用杉椽、柴凳、木板、和布帆之類，扎個台子，便算是劇場了。若干箱的戲服與戲具，若干個的戲子與樂師，搬上了台，稍事佈置及打扮之後，便可開演了。這是中國的舊戲，所演的大抵是古代的警世勸人的故事。但這種社戲，不是和都市裏的戲一樣的天天夜夜都可看到，必須適逢村鎮中有什麼祖公神明的生日，許多善男信女，纔起來提倡，向村中各甲社挨戶捐題些丁口錢，湊集起來，然後去請班子來演。目的是在答謝神麻，但實際上他們不過借此名目大家來玩樂一回，可以消除他們終年無間的辛苦與勞瘁，使單調的生活上得着些快慰和生趣。因為他們除了社戲之外，是再也沒有什麼別的娛樂的了。但演社戲又不是一件輕

易的事，所以每逢將要開演的前幾天，那兒的婦女們，便都爭先恐後地忙着搬高凳到廟祠之前，去佔個好的位置。接着家家又在宰豬烹羊，殺鷄設酒，準備去奉祀神明。又忙着邀請遠近的親戚朋友，什麼姑娘舅姪，嬸婆甥婿等等，幾代不相往來，幾年不相見面的人，這時都親熱起來了。

當社戲開演的那天，毗鎮鄰村的客人，無論男女老幼，都紛至沓來，各人懷着了一片喜樂的心情，穿上了他們或她們自認爲最得意的服裝，男的不妨將一年半載勞力所得的錢，去換製得來的那套青花綢服着上。有辮子的，還要把牠向頭上纏匝起來。嘴角銜着一大粒的桿煙圓。明明不是病眼，也要帶上一付黑玻璃的眼鏡，以表示了不得的

時髦。女的呢，更把頭髮梳得亮晶晶的，幾乎蒼蠅一歇腳，馬上就要滑跌下來。髻上圍插着五花十色的釵簪。臉上的粉，擦得如像發霉似的，簡直分不清本來面目。上身的衣衫，紅的，綠的，寬闊得像袈裟，垂長得像 Over Coat。滾條的料子，重重疊疊，不減原來的衣料。花鞋是免不了的，手釧更是不可無的。各人都露出誇耀和喜躍的微笑，鳩集在劇場那邊，熙熙攘攘，如像開了時裝展覽會一般。這在都市裏的人看來，當然不禁莞爾，但在他們確是很難得的盛會啊！

傍午，社戲開始演唱了，人山人海的觀衆，男的站在台前，摩肩接踵地擁擠着，一個個的人頭，有如波濤一般在滾動。女的則坐在後面的高椅子上，大家都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台上的戲。有時演到奸臣害

人的一幕，許多良善的女人，就咬牙切齒底同聲咒罵那個扮演奸臣的伶人，恨不得「雷公」立刻就來打死他。另一面又爲那個飾被陷害的人的戲子惋惜着，眼淚也常常不自覺地流了下來，把頰上的粉，如白雪初融似的岔成了幾條水溝。孩子們當然不懂聽戲，只是哭鬧着要買玩具和糖菓。老年人因爲氣力的衰弱，不能在台前與人擁擠，祇好站在空隙的地方遠望，安閒地吸着桿煙，和同伴評論今昔伶人的短長。年青的人，則除了看戲之外，有時還轉過頭去，看看後面的女人。但這要機警，不然，如果呆呆地看着時，就要吃人家的拳頭了。在那封建色彩還保守得很濃厚的鄉村裏，以爲看看女人，是一種不規矩不正經的舉動，這是要被人家所痛恨的。

黃昏戲停之後，各人忙着邀同親友回去吃豐盛的晚餐，把那些祭神的東西，都搬了出來，大家暢快地飽食一頓，然後準備去看夜戲。日裏的戲，因為人聲過於吵鬧，聽不清歌曲，並且所演的，多半是些平凡的武戲，沒有什麼看頭。最好看的，還是夜戲，那些精彩的節目，和好的角色，都留在夜裏演唱。而夜間又比較寂靜，可以盡量體味戲中的真趣。所以他們吃飽了晚飯之後，便格外高興地趁着月色，仍舊走向劇場來。這時台上燃着幾盞大光燈，四圍閃爍着無數的小食攤的燈火。好戲一齣一齣地在台上演着，各人都興奮地看着聽着。這時什麼收穫，輸租，納稅等等事情，都一概置之腦後了。他們只覺愉快的情緒，充滿了整個的心坎。到了更深夜闌，或竟至東方既白的時

候，戲散了，人倦了，纔各自回去。在家裏彷彿耳邊還聽着鑼鼓管絃的聲音在喧闐。於是他們躺在床上，快適的進入了美的夢鄉了。

社戲在從前確是農民們唯一的娛樂品。但是近年來，農村經過了天災人禍的重重洗劫之餘，已經傾家破產了。農人們雖然比前更加勞苦，可是，自家的生活尙且自顧不暇，那裏還有餘裕去找尋娛樂呢！所以社戲在現在是更不容易看到，設使有時爲了酬神的關係，不得不縮緊肚皮，勉強湊集些錢去請來演，但是觀衆的命運，已和悲劇中的主角一般，祇有蹙額愁眉，再也沒有往時那片喜樂的心情了。

荔 枝

果中珍品，當推荔枝。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吧。因爲它的色、香、味，確比旁的水果來得佳妙，就是顯有盛名的盧橘江橙，也都不能和它媲美呢。王逸荔枝賦云：「超衆果而獨貴。」張九齡荔枝賦序云：「南海郡出荔枝焉。每至夏季，其實乃熟。狀甚瓌詭，味特甘滋；百果之中，無一可比。」蔡襄荔枝譜云：「其於果品，卓然第一。」這些不都是稱讚它的尤異的例證嗎？而它的產期，又恰在炎威逼人的五六月，那再合時沒有了。當它上市的時候，我們單看它那纍

藥的紅果兒，夾垂在褐枝綠葉之間，已夠使你火宅之念冷去一大半，何況再啖到它那瑩白的嫩肉，和香甜的清漿呢，自然是更覺得冰心一片，而溽暑全消了。

荔枝是一種常綠喬木。一名離枝；也叫離支。朱應扶南記云：「此木結實時，枝弱而蒂牢，不可摘取，必以刀斧剗取其枝，故以爲名。」司馬相如上林賦云：「答選離支。」又白居易荔枝圖序云：「若離本枝，一日而色變，二日而香變，三日而味變，四五日外，色、香、味盡去矣。」離枝之名，或取此義也。

關於荔枝的說明，據南方草木狀云：

「荔枝樹高五六丈餘，如桂樹，綠葉蓬蓬，冬夏榮茂。青華朱

實，實大如鷄子核，黃黑似熟蓮。實白如肪，甘而多汁，似安石榴有甜酢者。至日將中，翕然俱赤，則可食也。一樹下子百斛。」又本草綱目云：

「其本高二三丈，自徑尺至合抱，類桂木冬青之屬。綠葉蓬蓬然，四時榮茂不彫。其木性至堅勁，土人取其根作阮咸槽及彈碁局。其花青白，狀若冠之蕤綏。其子喜雙實，狀如初生松毬。殼有皺紋如羅，初青漸紅。肉色淡白，如肪玉。味甘而多汁。夏至將中，則子翕然俱赤，乃可食也。大樹下子至百斛。」又白居易荔枝圖序云：

「樹形團團如帷蓋。葉如桂，冬青。華如橘，春榮。實如丹，夏熟。朵如蒲萄，核如枇杷。殼如紅繒，膜如紫綃。瓢肉瑩白如冰雪，

漿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彼，其實過之。」這些雖然多屬抽象的記載，不十分確切，但也「庶乎近焉」了。

荔枝木性堅勁耐久，常經數百年還不至於萎謝，而且每年都能生花結實，但也有隔年結實的。荔枝譜云：

「其木堅理難老。今有三百歲者，枝葉繁茂，生結不息，此亦其驗也。」又云：

「有間歲生者，謂之歇枝。有仍歲生者，半生半歇也。春雨之際，傍生新葉，其色紅白；六七月時，色已變綠，此明年開花者也。今年實者，明年歇枝也。最忌麝香，或遇之，花實盡落。」又周櫟園

閩小紀云：

「荔枝樹有百年者；四五年者，圍不圓滿，類作雞骨形，雖未飽露雪，皮輒作濫鐵怪石色。或一閱歲實；卽歲實亦卽半生，或分四方，歲一方實，土人謂之歇枝。灌培者識其性，亦歲易其方。」這都是經驗之談。

但是荔枝性熱，怕寒，稍寒之地，都不能移植，故其產地僅閩、粵、川諸省而已。荔枝譜云：「荔枝之於天下，唯閩、粵、南粵、巴蜀有之。」又本草綱目云：「荔枝生嶺南及巴中，今閩之泉、福、漳、州，與化軍；蜀渝、涪州；及廣州郡皆有之。」此外怕再沒有出產荔枝的地方了罷？

荔枝的種類很是繁多，實質也有差異。蔡襄曾把閩產荔枝分爲：

陳紫，江綠，方家紅，游家紫，小陳紫，宋公荔枝，藍家紅，周家紅，何家紅，法石白，綠核，圓丁香，虎皮，牛心，玳瑁紅，硫黃，朱柿，蒲桃，蚶殼，龍芽，水荔枝，蜜荔枝，丁香荔枝，大丁香，雙髻小荔枝，真珠，十八娘，將軍荔枝，釵頭，粉紅，中元紅，火山等三十二品。這都是指姓氏及州郡所出的名產而言的。此外閩小紀有謂：宋家香，水晶丸，焦核，和嘉客紅，這幾種也屬佳品。

粵產的荔枝，據廣志載，有焦核，春花，胡偈三種；又段公路北戶錄載有無核荔枝；又范成大桂海果志載有綠色荔枝；又海槎餘錄載有進奉子等。這都是有名的佳種。

至於川產的荔枝，據說戎州的綠荔枝頗為著名。陸放翁蒲陽餉荔

子詩云：「江驛山程日夜馳，筠籠初折露猶滋，星毳皺玉雖奇品，終憶戎州綠荔枝。」

上面所略舉的，都是指名產而言；此外各地的種類，當然是多得
不勝枚舉了。然而各地所產的荔枝，究竟孰優孰劣呢？據荔枝譜云：

「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，所出大率早熟，肌肉薄而味甘酸，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。」又云：

「今列陳紫之所長，以例衆品。其樹晚熟。其實廣上而圓下，大
可徑寸有五分。香氣清遠，色澤鮮紫，殼薄而平，瓢厚而瑩。膜如桃
花紅，核如丁香母。剝之凝如水精，食之消如絳雪。其味之至，不可
得而狀也！荔枝以甘爲味，雖百千樹莫有同者，過甘與淡，失味之

中。唯陳紫之於色、香、味，自拔其類，此所以爲天下第一也。凡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，則已爲中品；若夫厚皮尖刺，肌理黃色，附核而赤，食之有渣，食已而澁，雖無酢味，自亦下等矣。」范成大
吳船錄也云：

「今天下荔枝當以閩中爲第一；閩中又以莆田陳家紫爲最。」又云：

「川廣荔枝，子生時固有厚味多液者，乾之，肉皆瘠，閩產則否。」又本草綱目云：

「其品以閩中爲第一，蜀州次之，嶺南爲下。」這些想都是真實可靠的經驗談，而非憑空所能捏造出來的罷。就中以蔡氏評論荔枝品

類的優劣，最爲詳盡，而且最中肯綮，確是選擇荔枝的妙訣呢。

荔枝之妙，在乎新鮮，不宜經宿，白氏荔枝圖序已經說過了。所以最好是當日隨摘隨喫，方能暢嘗佳味。但必須於早晨帶露摘之，因枝脆易折，而實也香冽清甜，有如冰醴雪酪也。如待太陽高照之後，方纔摘食，那末肉漿就不免略有溫澀之嫌了。唯摘後宜放陰涼處數小時，或用冷水略爲浸過，方免此患。然喫荔枝，應適可而止，不宜過多；多則覺熱而腹漲，雖然可飲蜜漿或醬油少許解之，并不傷人。但喫到這樣的程度，便易生厭，而覺得無甚意味也。異物志云：「荔枝爲異，多汁，味甘絕口，又小酸，所以成其味。可飽食，不可使厭。」這話很是不錯。

新鮮的荔枝固然可口，然非在產地不能嘗到。倘在他處，等荔枝輾轉運到時，那末色、香、味，都恐盡變了。唯善藏者，却也可以保存原味，雖然終比新採的較遜。藏荔枝的方法，要在密封，不可使之透氣。最好是用竹管裝置，裝後把管口固封，然後轉運他處，則經數日還不致變壞也。吳船錄也有一段云：

「辛巳，招送客燕於眉山館，與敍別。荔子已過，郡中猶餘一株，皆如渥丹，盡擷以見餉。偶有兩拌留館中，經宿取視，綠葉紅實粲然。乃知尋常用籃絡盛貯，徒欲透風，不知爲雨露沾洒，風日炙薄，經宿色香都變。試取數百顆，貯以大合，密封之，走介入成都，以遣高宋二使者，亦兩夕到。二君回書云，風露之氣如新。記之以告

好事者。」此說甚是，惜運荔枝者，多未諳此訣耳。

此外產地居民又有將荔枝晒乾，或加料製成者，謂之「荔枝乾」。

荔枝譜云：

「紅鹽之法；民間以鹽梅醃浸佛桑花爲紅漿，投荔枝漬之，曝乾，色紅而甘酸，可三四年不蟲。修貢與商人皆便之，然絕無正味。白曬者正爾，烈日乾之，以核堅爲止，畜之甕中，密封百日，謂之出汗，去汗耐久，不然，踰歲壞矣。福州舊貢紅鹽，蜜煎二種，……蜜煎，剝生荔枝，榨去其漿，然後蜜煮之。」本草綱目也云：

「福唐歲貢白曝荔枝，蜜煎荔枝，肉俱爲上方珍果。白曝須嘉實乃堪，其市貨者多用雜色荔枝入鹽梅曝成，皮色深紅，味亦少酸，殊

夫本真。」現在這幾種的荔枝乾，市上還有出售，但是色香俱變，真味盡失，殆無足取也。

荔枝也可釀酒 謂之荔枝酒。閩小紀云：

「莆以荔枝入釀，三年藏之，其色如墨。傾之，則滿座幽香郁烈，如荔枝熟坐楓亭樹上時也。」這種酒，不知如何釀法。若我們家裏曾以荔枝和高粱酒及糯米等釀成者，其色如花雕，清甜幽香，別有風味。尤以「金鐘酒」為最佳。「金鐘」云者，亦荔枝之一種也。其實特小，略似鵝卵，殼為綠色，味極甜而帶微酸，人家拿來生吃的比較少，大抵是供釀酒用的。這種酒他地殊少見，其實却是一種絕妙的芳

醇哩！

因爲談到荔枝，不禁聯想到一些關於荔枝的史話來了。三輔黃圖云：

「漢武帝元鼎六年，破南越，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……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，無一生者。連年猶移植不息，後數歲偶一株稍茂，終無華實，帝亦珍惜之。一日萎死，守吏坐誅者數十人，遂不復蒔矣。其實則歲貢焉，郵傳者疲斃於道，極爲生民之患。至後漢安帝時，交趾郡守極陳其弊，遂罷其貢。」虞虹升天香樓偶得裏也載有這一段話，末尾加兩句云：「至唐而一騎紅塵、僅以博妃子之笑矣。」又荔枝譜也云：

荔

枝
「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，於是始通中國……東京交趾七

郡貢生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墩，晝夜奔騰，有毒蟲猛獸之害。
 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，和帝詔太官省之。魏文帝有西域蒲桃之比，世
 譏其謬論，豈當時南北斷隔，所擬出於傳聞耶？唐天寶中妃子尤愛
 嗜，涪州歲命驛。」關於楊妃的韻事，杜牧也有詩紀之云：「一騎紅
 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這確是很真切的寫照，可是荔枝遞
 到宮中，經妃子這一笑，已經「人馬多斃，百姓苦之」了！（見楊妃傳）
 總之，這些悲劇，都是由於荔枝的尤異而演出的呵！蘇東坡有一首
 荔枝歎的詩云：

「十里一置飛塵灰，五里一候兵火催，顛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
 枝龍眼來。飛車跨山鷓橫海，風枝露葉如新採，宮中美人一破顏，

驚塵濺血流千載！永元荔枝來交州；天寶歲貢取之涪。至今欲食林甫肉，無人舉觴酌伯游。我願天公憐赤子，莫生尤物爲瘡痍。「實極痛切慨歎之能事，令人讀後，也不禁感慨繫之呢。吳船錄云：

「唐以涪州任貢，楊太真所嗜。去州數里有妃子園，然其品質不高。」所謂妃子園，想因當時進貢的荔枝，係該園所產，故以名之罷？至其品不高，想也是事實，大概太真只知道荔枝好喫，而對其品質却未加講究也。然荔枝并不待太真的賞識而後名貴，它是自有其高尚的品格的。東坡的初食荔枝詩云：

「海山仙人絳羅襪，紅紗中單白玉膚，不須更待妃子笑，風骨自是傾城姝。」這纔是深知荔枝品格的至言。唯以荔枝的佳品，再經過

美人纖手的擘食，當然是更饒韻緻的哪。東坡詞云：

「輕紅釀白，雅稱佳人纖手擘。骨細肌香，恰似當年十八娘。」
這是多麼耐人尋味呀。

東坡本是個老饕家，他被貶嶺南的時候，謫居無聊，專事飲食，而對於荔枝尤爲嗜好。他的初食荔枝詩有云：

「不知天工有意無，遣此尤物生海隅？雲山得伴松檜老，霜雪自困楂梨蘄。先生洗瓊酌桂醕，冰盤薦此頰虬珠；似開江鱈斫玉柱，更洗河豚烹腹腴。」又食荔枝詩云：

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妨長作嶺南人。」可見他的「荔枝癖」的一斑了。別說東坡，就是任何人，想都愛喫它吧。

信筆寫來，好像有意要作荔枝考似的，其實不過因為自己的酷嗜而隨便談談而已。算了罷，在這樣酷熱的伏天，還是擱起筆桿，來擘食鮮荔，飽嘗它的天漿風味，較是消暑妙法呢。

鮠魚

當薰風吹暖了江南的時候，鮠魚也應時上市了。這是一種及時的海食，牠的風味，很是腴膩鮮美，在魚類中可以說是無與儔匹的罷。

鮠魚的名稱，據甯源云：「初夏時有，月餘則無，故名。」言其應時也。牠的產地，據孫恂云：「鮠出江東，今江中皆有，而江東獨盛，故應天府以充御貢。每四月鱗魚出後，即出，從海中沂上，人甚珍之。」其實鮠魚并非長江的特產，其他濱海等處也多產生，但以富春江頭的爲最佳。這種魚原產海裏，每至夏初即隨風浪灌入江中，於

是更加肥腴起來，而其滋味比較鹹水魚或淡水魚都來得鮮美，此之所以珍貴。只是細刺太多，未免美中不足耳。李時珍云：「鱒魚形秀而扁，微似魴而長，白色如銀，肉中多細刺如毛，其子甚細，故何景明稱其銀鱗細骨；彭淵材恨其美而多刺也。大者不過三尺，腹下有三角硬鱗如甲，其肪亦在鱗甲中，自甚惜之。其性浮游，漁人以絲網沉水數寸取之，一絲罨鱗，卽不復動，才出水，卽死。最易餒敗。故袁達禽蟲述云，鱒魚罨網而不動，護其鱗也。」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裏也有云：「漁于漾舟江中，網鱒魚，甲光向日如銀，潑潑耀水上，一鱗傷損卽浮，幸脫逃，不復活。吾聞孔雀被網，必自殞其金翠，不使流落人間；鱒魚愛鱗，當猶孔雀愛羽耶？」鱒魚的鱗色既這樣美觀，而

其肉味又那麼腴旨，實無怪要膾炙人口了。

市上所售的鱖魚，大小均備，但以二尺許的爲最佳；因過大則味老，過小則肉瘠，都未免稍遜一着了。牠最肥美的地方，全在於腹部的脂肉，和夾在銀鱗底下的一層薄嫩的魚皮。至於頭部和尾部，風味自然較差，所以最好是取其中段。但煮時必須保存其鱗，不可像煮別魚的一樣要將魚鱗剝掉，因爲牠的鱗是和魚皮夾牢在一起，如果剝掉了鱗，那末魚皮便被損傷，而失去佳味了。

煮鱖魚的方法，據時珍云：「不宜烹煮，惟以筍莧芹荻之屬連鱗蒸食乃佳。亦可糟藏之。」又鄭板橋詩云：「江南鮮筍趁鱖魚，爛煮春風三月初。」其實煮鱖魚佐以鮮筍，未必得訣，因煮熟之後，一股

竹黃氣，未免損及鱒魚的原味呢。至於糟而藏之，那更是不得已的辦法了。又據袁枚隨園食單裏云：「鱒魚用蜜酒蒸食，如治刀魚之法便佳；或竟用油煎，加清醬酒娘亦佳。萬不可切成碎塊，加雞湯煮，或去其背，專取肚皮，則真味全失矣。」所說較爲得法，時下通行的清燉和紅燒兩法，大抵與袁氏所言略同。清燉鱒魚，是把鱒魚放在碗裏，酌加陳酒，薑片，蔥根及食鹽，然後放入鍋中隔水燉熟，這樣叫做白燉；此法最能保留鱒魚的真味，只嫌不很肥腴耳。若加醬油及白糖，則謂之紅燉；味道有點兒甜，原味也就稍微失去了。

至於紅燒鱒魚，是先把鱒魚放在油鍋裏略煎，然後酌加陳酒，醬油，白糖，及清水少許，煮熟之後，滋味却很肥腴，不過比較紅燉尤

失真味矣。

這樣看來，清燉和紅燒兩法，各有其長處，但也各有缺點，都不能算是最妙的煮法。不佞前赴友人王君宴會，其廚子對煮鱈魚確很擅長，其法是將鱈魚洗淨之後，外面包了一層網油，藉以保留鱈魚的真味，且能增加肥膩。再酌加陳酒，清醬，薑片，葱根，火腿絲，冬菇絲等配料，放進鍋裏去蒸，熟時風味非常腴美，恰到好處，真所謂珍饈佳肴了！據說先以網油包緊鱈魚，放進油鍋裏略煎，即盛起來，再加配料蒸熟，也很可口。但是真味雖存，而過於油膩，終比前法較遜耳。

鱈魚的風味，雖然美好，只是價格太昂，非布爾喬亞不能常得，

此所以可惜也。

魚 鮮

西湖的蓴菜

前天梓園君從杭州回來，送給我兩瓶西湖蓴菜。我把牠放在窗沿上，有時隨便望去，那嫩綠的蓴絲，鬆鬆曲曲地，浸在盛滿清水的透明的玻璃瓶裏，是多麼富有詩意的呵！

這使我憶起去年初夏漫遊西湖的事了。那是一個日暖風輕的中午，我和鄭君遊罷六橋之後，將艇子停泊在西泠橋畔的柳蔭下，上樓外樓去吃午餐，恰值蓴菜上市的時候，於是我們便嘗到這西湖名產的菜色了。

蓴菜本身原沒有什麼味兒，不過煮之以上湯，佐之以鷄絲和茶腿，那種清淡滑膩的滋味，與翡翠一般的顏色，真夠令人陶醉了！雖然牠祇是一種蔬菜，但却比什麼珍饈還來得可口吧。記得高濂湖心亭採蓴云：

『舊聞蓴生越之湘湖；初夏思蓴，每每往彼採食。今西湖三塔基傍，蓴生既多且美。菱之小者，俗稱野菱，亦生基畔；夏日剖食鮮甘異常，人少知其味者。余每採蓴剝菱，作野人芹薦，此誠金波玉液，青精碧荻之味，豈與世之羔烹兔炙較椒馨哉！依以水餃，啜以松醪，詠思蓴之詩，歌採菱之曲，更得鳴鳴牧笛數聲，漁舟欸乃相答，使我狂態陡作，兩腋風生。若彼飽膏腴者，應笑我輩寒淡。』據我看來，

「寒淡」未嘗不好，飲食之事，誠不一定要什麼山珍海味，肉林酒池，纔算講究；有時正因為過於膏腴，而反覺滯脾，祇要適口，就是不值多錢的蔬菜，也正足以超勝盛筵，而覺得有無窮的風味呢？笠翁說的好，他在閒情偶寄卷五云，『吾謂飲食之道，膾不如肉，肉不如蔬，亦以其漸近自然也。』蓴菜的妙處，也正在其自然之味耳。

袁中郎也是個有蓴癖的人，他在湘湖裏說：

『蕭山櫻桃鵝鳥蓴菜皆知名，而蓴尤美，蓴採自西湖，浸湘湖一宿然後佳，若浸他湖便無味。浸處亦無多地，方圓僅得數十丈許。其根如符，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；其枝丫如珊瑚，而細又如鹿角菜；其凍如冰，如白膠附枝葉間，清液冷冷欲滴；其味香滑柔，略如魚髓蟹

脂，而清輕遠勝；半日而味變，一日而味盡，比之荔枝，尤覺嬌脆矣。其品可以寵蓮嬖藕，無得當者，唯花中之蘭，果中之楊梅，可異類作配耳。惜乎此物東不踰紹，西不過錢塘江，不能遠去，以故世無知者。……」他把蓴菜描寫得有聲有色，惟妙惟肖，令人讀後，不禁凝然神往；想來就是未曾嘗過此物的人，也必爲牠心動罷？不過他說蓴菜非湘湖水浸不佳，這點我們不能附和，且看李長蘅駁道，「……不知蓴初摘時，必浸之經宿乃愈肥，凡泉水湖水皆可，不必湘湖也。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。」李氏這話，頗爲近理。中郎則未免有些裝腔作調耳。

聽說蓴菜非僅特產於西湖，江浙湖澤中多有產生，不過西湖蓴

菜，名似較著，故爲人所易知也。牠初生於春夏間，這時味最鮮美。
齊民要術云：

『四月蓴生，莖而未葉，名雉尾蓴，第一，作肥羹。葉舒長足，名曰絲蓴。五月六月用絲蓴，入七月盡。九月十月內不中食，蓴有蝸蟲著故也……』又西湖快覽裏云：

『蓴產西湖，自春徂夏，取之不竭。今湖上各酒家，皆有製湯供飲，值亦不昂。』

蓴菜雖是不值多錢的蔬菜，但我却很嗜好，故在湖濱逗留的一週間，幾乎天天都吃牠，簡直是結不解緣似的，覺得百食不厭；而且每次吃時，似乎都有一種清新的味道。在離杭州的那天晚上，赴清河

坊友人李君的家宴，席上也有這菜，于是又再盡量地恣噉了一頓。

酒瀾人散之後，我在火車廂裏，漸漸地和蓴菜的家鄉的西子湖隔別了。西湖的風景，固然使我縈繫；但對於蓴菜，更是十二分的眷戀的喲！

自那回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已整整一年沒有到西湖去了。在上海，雖然算是食物蒼萃之區，但於蓴菜，却偏偏不易吃到。今天拿出一瓶，叫包飯的廚子去煎湯，于是才算嘗到了。但不知道怎樣，味兒總比不上在西湖所吃時那般鮮美，大概是因爲瓶裏的蓴菜，浸漬過久，原味已盡，抑是廚子烹調不甚得訣耶？然而在這裏能再吃到素來嗜好的蓴菜，也算是可喜的事了。

若此後有緣，得再住西子湖邊，味那新撈的佳藕，不知其樂又將奚似？但這也許是一種空想，實現的機會，恐怕還是遙遙無期呀。

故鄉的端午

韶光荏苒地逝去，屈指離開故鄉，忽忽已經十餘年了。十餘年來都在外邊飄泊着，不消說連『今日何日？』有時都要忘記，更何況是舊歷的節序呢！今天在友人家裏吃着竹葉粽，纔知道是端午節了。端午節於我這天涯孤客的心目中看來，似乎與平常日子並沒有什麼差異，也祇是和平時一樣的淡淡過去而已。不過從前在故鄉時，所經過的端午，却就不同了。

記得在故鄉，——韶安——當端午節日，家家戶戶的門前，都懸

着一束用紅繩紮着的菖蒲草，柳枝，或新的稻穗之類。不知道究竟有何意義？大概在那古樸的僻壤裏，人們的腦中對於鬼神的迷信，還沒有破除的時候，想是把這些東西來辟邪吧？然而是否辟邪，抑有其他用意？姑且勿論。單就那束東西看來，却是頗有趣的。在這一天，無論男婦老幼，人人都穿上了新的夏衣。孩子們的衣襟上，還各掛着一串誰的嫂子或大姐們，替他們用零綢做成的香粉袋，或用絲線編成的臭圓袋。一道兒跟着大人們到北關去看熱鬧。這時候，各條街道上的行人，是和元宵節在城裏大廟看花燈時一樣的擁擠着。下午一點多鐘，便開始賽神了。『肅靜』、『迴避』的木牌，大斧，龍旗，以及畫着戲臉的人所持有的形形色式的刀槍矛戟之類，在鑼鼓熱鬧聲中，從兩

旁人牆的道上，先馳過去。接着便是沈李二姓的祖公的偶像，被許多人抬着疾跑，沈奔而李追，這樣的沿街跑着。那兒的人家，都在門前置了香案，案上放着盛滿蜜餞的「饌盒」，和清茶之類。各人都持着幾枝長香，誠心地在那裏迎神揖拜，彷彿是有什麼祈求的樣子。神過去了，他們還是那麼虔誠地瞻望，究竟神是否「有求必應」？那是很虛渺的事了。而他們因此心靈上可以得些虛渺的慰藉，倒是實在的。

到了三點餘鐘的時候，賽神是完結了。一批批的人，如潮湧一般的走到溪邊去看競渡。幾隻龍舟在溪中齊列着，舟中兩旁，各坐着許多持槳的人，船頭船尾也各坐一人，船腹間則坐着許多人在那裏敲鑼打鼓。競賽的砲聲一響，都各自奮力地在鑼鼓喧闐聲中競渡着，空氣

是怪緊張的。相傳這種端陽競渡，是在吊屈原之溺水，是哀悼這位賢者的悲遇的；然而這祇是一種古代的遺風罷了。其實那時各人心裏想都極快樂的，真的爲追悼屈原而傷心的人，恐怕是很少數，或竟至於絕無吧？

競渡完畢之後，各人又紛紛到真君廟或港尾廟等處去看社戲，人還是那麼熱鬧地擁擠着。這是一年裏頭很罕有的盛況，不消說兒童的心裏感着了莫名的喜悅，就是大人們也是那麼愉快地嘻笑哩。日晡之後，各人都帶着熱汗淋漓的疲倦的身，回到家裏去，稍事盥漱休息之後，便吃那應時的竹葉粽。這一天便是這樣的愉快地過去了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好像聽着一段故事似的，真有如隔世的了。然而

這種印象，我還清晰地記住。在這十餘年的隔別中，不知道這時故鄉還有這樣的情景否？抑因時代的輪轉，而有所興革否？此刻在這裏吃着異鄉的竹葉粽，不禁惹起了縷縷的鄉思。

消夏散記

陳眉公的小窗幽記裏有一則云：「盛暑持蒲，榻鋪竹下，臥讀騷經，樹影篩風，濃陰蔽日，叢竹蟬聲，遠遠相續，遽然入夢。醒來命取椀櫛髮，汲石澗流泉，烹雲芽一啜，覺兩腋生風。徐步草玄亭，菱荷出水，風送清香，魚戲冷泉，凌波跳擲。因陟東皋之上，四望溪山
卷畫，平野蒼翠，激氣發於林瀑，好風送之水涯，手揮麈尾，清興洒然。不待法雨涼雪，使人火宅之念都冷。」這確是消夏的雋語，但在我等窮忙之輩看來，只有憧憬而已，實際上我們是沒有遑暇去享受這

種清福的。無論「暑」怎樣「盛」，我們天天都得揮汗工作，不能輕易離開都市去尋山林幽趣。朋友們來信說，廬山是那樣陰涼，青島又是那麼清幽，我閱過了，也引不起什麼「神往」。然「夏」既這麼酷熱，也非設法來「消」它一下不可。於是我將門前的那塊小小的晒台，蒔着一些牽牛花。并用竹竿搭成一個簡單的棚，把附着綠葉的藤蔓，一條條地纏在竹竿上，它很快地滋蔓着，綠陰也就一天比一天濃起來了。有時薰風習習地吹過來，藤葉便搖曳着，篩下斑駁的日影，看去是多麼幽涼的境地。

前幾天有一個賣「叫哥哥」的鄉下朋友，挑着擔子在弄里兜生意，孩子們都鬧着要買「叫哥哥」，於是花了十幾個銅板買了兩隻放在棚

下，這青色的蟲兒，便在小小的篾籠裏唧唧地叫個不休，滿有鄉村的風味。滿四歲的蘆兒說：『叫哥哥的歌聲多響亮呀，比我們家裏（意指故鄉）的「灶雞」還唱得好聽呢。』

我把房裏的藤椅子搬到棚下去，時常趁着工作餘暇，同孩子們坐在那裏乘涼，吃些荔枝和馬鈴瓜，覺得頗有佳趣，而疲勞的心神也就恢復過來了。

小吳軒

虎丘爲蘇州名勝之一，距城只有七八里的路程。交通便利，水陸無阻，無論是驅車，或蹇驢，或坐船，或徒步，都可往遊。所以那兒的遊客，幾乎無日無之；若值春秋佳日，則更士女雲集，往來如織。誠然，虎丘確是值得一遊的勝地。雖然那山並不見得有什麼奇峯邃壑，但却曲折有致。兼之許多軒閣亭臺，塔坟寺院，園囿花木，泉石池井，點綴其間，更覺生色不少。其爲名勝，豈偶然哉！

虎丘山上的勝蹟，固然很多，然在不佞看來，却以小吳軒爲最可

愛。軒在虎丘寺東南隅，建築在石壁之上，是一間長方形的廂房。素樸蒼古，不尚時飾。軒中僅一二橫匾，數對板聯，和幾件殘舊的檯凳而已。此外別無長物。然古色古香，更覺自然。而軒外風景，尤極佳麗，此所以爲可愛也。虎丘志云：『小吳軒在寺東南隅，飛架出巖外，勢極峻聳。平林遠水，聯岡斷隴，烟火萬家，盡在檻外。朱樂圃文稱小吳軒，張氏名天開圖畫。』好事者云：『遇吳而不登虎丘，俗也；登虎丘而不登小吳軒，亦俗也。』可見此軒之妙，自古已有評價了。

此軒之名「小吳」，據周永年云：『或謂小吳軒之所以名者，取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之意。』是則登是軒而小吳也。虛堂禪師詩云：

「結茅初不爲孤峯，祇愛登臨眼底空，風澹雲收見天末，始知吳在一毫中。」又顯阿璞詩云：

「雲沒羣山盡，天垂落日懸，馮虛俯城郭，隱見一絲烟。」又周伯琦詩云：

「小吳軒高出半天，吳城俯見一點烟，綠陰拂簷山寂寂，空中靈籟時冷然。」都是這個意思，因爲軒在山岩高處，登臨俯瞰，吳城就很渺小了。至此軒之稱「小吳會」，不知有何根據，現在無從考證出來，祇好暫付闕疑。而所謂「天開圖畫」，當是指軒外的風景而言。

張憲詩云：

「何處俯姑蘇，層軒列畫圖；玉墀行殿草，珠樹寢園烏，蝻蛭觀

羣望，牛渚視五湖，試憑空海眼，一覽盡句吳。』可見這兒景物之美，直是一幅畫圖了。

軒又別名望蘇臺。據龐國鈞識云：『按虎丘志俱云小吳軒在虎丘雲岩寺東南隅，朱樂圃稱爲小吳會；張氏名以天開畫者也。今此軒久圯，而別有所謂望蘇臺者，訛傳爲東坡作，殆以明胡纘宗建仰蘇樓，輾轉附會耳。』龐氏的話，頗爲合理。仰蘇樓在天王殿的東面，相傳爲東坡樓舊址。大概小吳軒之所以別稱望蘇臺，當是因此附會而來的。不然，若欲望蘇，則山上其他軒閣莊樓都行，誠不僅小吳軒已也。

不佞每至吳門，必遊虎丘。遊罷虎丘，又必在小吳軒裏休憩，與

友伴啜茗清談，或靜靜兒憑欄眺望軒外的烟景，實是頗堪騁懷的事。不過這並不是有心愛慕什麼雅名，祇是藉此可以暫時忘却人間苦味罷了。

遊虎丘者，大抵喜歡在冷香閣或靖園休息。有時雖過此軒，似乎嫌它樸陋，每多溜過而去，很少有人作較長時間的逗留。因此，儘管遊客是那麼地多，而軒中却常是很清寂的，簡直如像僧舍一般，雖是落葉、鳴禽、幽磬、梵唄之音，也時常可以聽到。然而這種境地，在下却很耽喜，不知怎的，總覺得比什麼華屋大廈，要遠勝得多，故輒爲留連竟日，不忍遽去也。

話雖這樣的說，但是事實上能夠在那裏閒遊的機會，却並不多，

現在算來，不到小吳軒又將兩年了。主要的原因，當然是受業務的羈絆，不消說沒有重遊小吳軒的餘閒，就連到上海的近郊去散步的時間，也是很難得的。今天接到司馬君從蘇州寄贈一套虎丘的風景片，又使我想起小吳軒來了，舊遊的痕跡，重新映上心頭。未知此去何時得再往遊耳？

燕園

燕園在江灣復旦大學的東畔，聽說是滬上富賈王謝二君合建的別業，大概他們以燕名園，是從『王謝堂前雙燕子，烏衣巷口曾相識，』『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，』『舊時王謝，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？』的詩詞裏取義得來的。

這園的面積並不很大，約有十畝許的光景，較諸葉園、半淞園、虹口公園、兆豐公園等，那是小乎其小了。然而其中的景緻，却很幽雅，又何須大呢？園的四周，都編圍疎疎落落的籬笆，柳、蕉、薔

薇、箬竹，和其他的草樹藤蘿，都蔥蘢地滋蔓着。當中是一座燕形似的書軒，雕梁畫棟，玉砌朱欄，都極古雅可愛。圍着冬青的廊前，有一片平曠的草埔，埔的東面，是一灣碧沼，沼中架着小橋，環池是一條彎曲而逼仄的斜徑，筍石花柳，錯落水濱，景色十分幽美。在靠東的竹籬那邊，還有一段泥牆，那兒長着鬚鬢的叢竹，篁間築一草亭，在寂靜裏，常可聽見油蛉蟋蟀們的清唱，和小鳥的啁啾之聲。若值晴霽的日晡，在亭裏默坐看書，是很有意思的。

軒西有一玻璃花房，裏面時常蒔着一盆一盆的鮮花，令人看了，頓生愉快的心情。房外是一條胡同似的蔭路，上面蓋着藤棚，這條蔭路的盡處，便是燕園的大門了。因為是私園，怕人煩擾的原故，所以

這門常是關閉的。園的後面，和東宮（復旦大學女生宿舍的雅號）毗連處，還有半畝蔬畦，如果四時都在那裏翦韭、拾葩、摘蔬、採菊，實在有點田園詩人的風趣哩。

記得前幾年，我在復旦的時候，常於夕陽西落，暮靄微茫的傍晚，穿過崩壞了的籬笆的隙，走進園去，隨意的徜徉賞玩，很覺有趣。但不知道什麼緣故，這個園裏的書軒，老是空着沒有住人，也始終沒有看見主人的影子，僅有幾個園丁住在軒後的小屋裏，看管這園而已。因此，這塊幽雅的園地，就成了我的日常遊樂之所了。後來，和兩三知友，賃居軒中，于是日夕都得深深地領略這園林的佳趣了。那時我會填了好幾闕夢江南的詞云：

『池館靜，橋柳趁飄舒，藤下泥紅翻瘦燕，潭間水碧歇輕鳧，垂釣坐磯隅。』

『風月白，廂裏寂不嗒，澹蕩茶烟寒繞榻，蕭騷竹韻夜敲窗，畫幔映銀釭。』

『簷鈴顫，冷雨夜淋淋，翦燭傍窗閒詠絮，攤書墊榻漫調琴，爐燼賸煙沉。』

『茆亭僻，仄徑獨伶俜，戛戛幽禽棲筍石，莎莎粉籜墮蔬坪，籬畔夕陽明。』

我是個飄泊的人，各處的名園勝蹟，也經涉遊不少了。但不知怎樣，對這玲瓏雅小的燕園，總覺得別有一種喜愛的情緒，誠如王摩詰

之得輞川別業時一般的情緒吧；雖然景緻各有不同，然所引起的興趣，許是相同的。

在燕園統共住了一年多，春夏秋冬四時遞嬗的景緻，都深深地飽賞過了。我這樣的長住下去，直到「一二八」的事變爆發之時，我才離開它。那次的劇變，使我平時最耽愛的琴書稿件，和其他一切的用物，都在那裏淪失了。這是何等令人傷感的呵！戰爭平息之後，爲了探視戰區的情形，偶然再到燕園一次，但那時連園丁都不知逃向那兒去了？經過那次烽煙彈雨的洗禮之餘，遍園荒蕪不堪，籬崩樹槁，蓬斷草枯，滿目淒涼。只見雨絲風片裏，有隻燕子在那裏翦翦旋飛，不禁觸景傷懷，當時感作一詩云：

『劫後園林景忒非，黃昏時節雨霏微，空樓寂寂無人管，惟見飄零獨燕歸！』

自是以後，因為事業的忙碌，迄今還沒有再到燕園的機會，韶光荏苒地過去，忽忽已是三年了，不曉得現在的情境又是怎樣？想不致再像戰後那般的荒涼吧？

筍莊

離開山明水秀的故鄉，轉瞬已經十餘年了。在這十餘年間，不知道那兒有多少滄桑的變幻？但有時憶起，那秀麗的谿山的影子，還很鮮明地鑄留在我的腦裏呢。而占這谿山的最幽勝處，便要算是城北的筍莊了。

筍莊是丹詔詩人謝聲鶴的別墅，建築在關亭社附近的溪濱。據林竹賓先生的逸園詩草裏云：「筍莊一面臨谿，占邑中山水之勝，先輩謝聲鶴學博，與其子謝瑄樵所築。先生一家子女均以詩名，聲鶴著

有雪谿詩鈔；女謝浣湘芸史著詠雪齋詩鈔，皆出版行世。瑄樵兼以書畫名，至今零縑寸絹，猶重兼金。一門風雅，誠曠世所稀也。」在這裏，我們約略可以知道當時謝家的情況了。芸史的詠雪齋詩鈔裏有幾首關於筍莊的詩，如寄弟瑄樵移居筍莊云：

「幽居四面盡修篁，真合嘉名署筍莊。惟問小窗秋雨夜，夢魂曾否到瀟湘？」其二云：

「芭蕉分植遍洲前，捲幔閒看盡綠天。夜夜驚聞溪上雨，推窗只見月娟娟。」又筍莊夜坐云：

「金荷燈欲滅，寶鴨香已冷。半夜濕雲開，明月滿窗影。」其二云：

「開窗聞水禽，半夜風露冷。無人月滿谿，孤松泊空艇。」

看了上面的詩，大概總可以想見牠的幽雅了罷。但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情形了。時過境遷，荀莊給予我們的印象，又是另一情景。記得我初次到那兒，約在民國十年，風雅的主人早已逝世，而這遺留下來的莊子，祇有其後裔一二人在那裏看管而已。雖然亭榭池館錯落有緻，但因沒有修葺的緣故，景色是十分的荒涼，想起當時「擊鉢聯吟」的情趣，不免使人有些今昔興廢之感哩。

這個莊子的面積，約有七八畝的光景。西面通衢，有大小二門。小門的楣上即題着「荀莊」二字，大概是當時主人所題的，字跡已很模糊了。但這門是雖設而常關的。平常出入，都從大門，跨進去，可以

看見兩旁的畫堂書院，可惜已很殘舊，并且有些傾圮了。當中是一塊長方形的天井，迎面約二十餘步，有一段墜牆，牆間嵌着綠色的花磚，隱約可以窺見裏面的景物。牆下有幾條石板，聽說從前是用以放置花盆的，可是我們已看不到半盆花卉，只見石上斑駁地繡滿了莓苔，和石板下長着幾簇蔓草而已。在荒煙殘照裏，顯出異樣的冷落。

牆邊還有一片小門，可通內部。沿門而入，曲徑通幽；花塢萍池，蕉叢竹藪，都歷歷在目。但是灰塵瓦礫，狼藉不堪，看去也很荒蕪的樣子。

臨溪有一水閣，掩映在翠篁綠波間。朝水的那面，闢着圓窗。窗前便是晒台，四周圍着欄杆，當中安置石桌和石凳。在那裏可以眺望

溪流、草坂、沙鳥、風帆、和隔溪西澗村的一列荻岸，以及岸後的幾疊青山，景色是非常的清麗！閣前有聯云：

「繞檻水疑浮閣去。隔谿山欲入窗來。」確是很好的寫照。又如

芸史詩云：

「奇峯相映水相環，飽玩烟波几席間；試把新牋描一幅，著人細看小谿山。」這種沖淡素樸的水鄉風味，真夠令人陶醉呢！

閣旁掘一地洞，築着十幾層的石級，沿級而下，有一卡門通溪；

門前綠水瀠迴，那裏常泊着兩三小艇，在松蔭荻叢間。使人又不禁想起當時「秋夜泛舟」的風趣。水濱還有一亭，名叫罨畫亭。芸史的罨畫

亭口占云：

「茅廬住近荻花磯，四面軒窗繞翠薇。偷得山光和水色，春來好染綠蓑衣。」其二云：

「一亭如畫碧谿涯，繡幕垂垂畫檻斜。亭影四時波裏漾，非關棹始浮家。」這也是迷人的景緻，雖然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片廢址，但也覺得很有趣哩。

這個莊子，不但建築方面別具匠心，而且所占的位置也極幽勝，所以成爲故鄉唯一的游樂之地。不過因爲年代的久遠，未加修葺，以致荒廢，此所以令人爲之唏噓憑弔也。

自從那回之後，我曾再到那裏去逛過兩三次，隨後我便開始作異鄉的異客了。其間雖曾回家有幾次，但是人事倥傯，終於沒有機會再

去「問津」。聽說後來那兒曾由其後裔開做藥材店，大概當經一番的修葺吧，不知道現在的情景又是怎樣？

秋宵聽雨

近日來接連落了幾宵的秋雨，天氣也就涼快得多了，把長期的熱悶完全消除，令人心懷爲之一爽。每晚飯罷，我總喜歡靜靜地在院子裏，泡了一壺清茶，閒坐着聽那敲窗，滴瓦，打簷，洒棚的淅瀝的雨聲，却是別有一種幽涼的情味。

因爲連宵下雨的緣故，使我懶于出門。而往日常來坐談的朋友們，也都絕跡不來，大概也因怕被雨水的滴淋吧？這於我當然不免有些孤寂之感，但在這寒燈細雨的秋宵，却是最適宜於用功的時候。無

論看書也好，寫作也好，心裏總是很恬靜的，沒有半點急躁之氣。藉此可以多做點兒工作，也是頗有裨益而能自慰寂寞的事。有時疲倦了，起來望望窗外的雨景，很覺有趣。那映着簷下的秋燈的雨，在漆黑陰沉的天空底下，銀綫似的，縷縷的洒下來，瀟瀟淅淅地打着庭前的蕉、桐、柳、竹，發出一片清脆的聲音，好像隔樓的少女在輕彈着 Piano 所傳過來的音波似的，聽去是十二分的悅耳。秋風過處，那些凋零的葉兒，從樹叢裏簌簌飄下，狼藉地襯貼在苔泥裏。草蟲們便在苔泥石砌之間，透出了淒淒的微吟，和着雨韻，調成了一片悲涼的秋聲。在這樣清冷蕭寂的秋夜的寓廬裏，教人聞之，誠不禁有點愀然了。這時無限的往事，無邊的客緒，都一齊湧上了心頭。

我對於夜雨——尤其是秋之夜雨，原有耽喜的癖。記得兒時，每逢夜間落雨，心裏就覺得高興起來。在淡淡的燈光影裏，躺在床上，掩蓋着輕軟的被兒，把身軀和兩膝緊縮地彎曲着，側耳臥聽窗外的淋鈴的雨聲，小小的心靈，感到萬分的快慰。那夜便如進了仙境似的，舒舒適適地酣眠下去了。這樣的情趣，到現在還是很濃厚的。

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吧？也是這麼連夜降雨的秋宵，我在家中清閑無事，（所謂無事，當然是說沒有許多塵俗羈身的事。）時常在書齋裏，焚香淪茗以自娛。有時或在美孚燈下，讀點愛讀的書。或斜臥在床榻上，靜聽竹窗外的潺潺的夜雨，和闔戶的唧唧的吟蛩，真有無限的詩意，覺得比聽克拉衣司勒的提琴的慢調，或勃拉姆斯的曼杜令的

低奏，還來得有味兒，一種不可言喻的幽情，暗地裏在胸臆之間流動着。那時爲了詩興的勃發，曾經寫下好幾首的詠雨詩。但隨後詩稿散佚，不可復見。到現在能夠完全記憶出來的，只有一首五言截句而已。順便把它抄在下面：

夜涼燈影淡，茗几繞輕烟，
豸啣覺廬寂，簪窗聽雨眠。

這種清閑沖淡的情趣，迄今回憶起來，還是津津有味哩。但如今爲了生活的波奔，已和家鄉遙遙隔別了，自然難免感慨系之。可是目前在這宜雨的雨廬，居然夜夜閑適地聆到這悅耳的雨聲，也可算是滄福的了。雖是獨客天涯，在這兒不過是暫時的逗留，不久也將他去，也將繼續過着海鷗似的飄泊靡定的生涯。然而片刻的幽情，何嘗不可

盡量的消受，又何必悵悵感懷呢？在這倥傯迫切的人生旅途上，能夠得着暫時的餘裕，片晌的慰藉，也儘可以了，很可以了！

當秋雨滂沱之夕，覺得如在蘆叢蕭瑟的谿灣裏，坐在簑篷的小舟，和友人篝燈試茗，悄悄地傾聽那流水聲，撐篙聲，撥槳聲，和打篷的雨聲，那是頗愉快的事。還有，若在荷塘中央的水榭倚着曲欄，聽聽「池外輕雷池上雨，雨聲滴碎荷聲」的清韻，也何嘗不是「詩」的呢？但是這種境界，此時惟有回憶與憧憬而已，重遊的機會，恐怕此後還是遙遙無期的啊！

夜深了，雨聲更加響亮起來。就此擱筆吧，還是倚枕高臥，享受這眼前一宵的「夜雨空塔」滋味罷。

水郵的午後

重陽節的那天，我吃完了午餐之後，已經是一點多鐘了。自個兒靜坐在西廳裏的藤椅子上，啜着熱茶，迎面閒看壁上新近掛着的一幅山水畫。這幅畫是前幾天若藻兄剛從東山寄來的，聽說是馬竹坪先生生平最得意的作品。距今已有四五十年的光景了，所以看去是很殘舊；邊緣有幾處見着斑駁的雨痕，和蠹魚的蛀孔。然而這却無妨，真的畫意並沒有損傷，因為是舊了，倒覺得稀罕可貴。畫幅中的一亭、一舍、一岸、一灣、一橋、一舫、一草、一木，……祇是寥寥數筆，

但都很生動，確能攔住東方山水的自然佳趣。這使我驚奇，彷彿是一片真實的風景，呈現在眼簾一樣。野遊的興致，不禁爲之勃發起來。

這天是古人登高避災的日子，似乎應該是「滿城風雨」的。但其實並不爾爾，却是許久未見着的晴朗的天氣，澄清的蔚藍的天空，沒有半絲雲影，太陽照映着的景物，無論那一角，看去都覺得比往日更加明麗可愛。微風吹來，在溫和中還帶着些秋天特有的涼意。這樣「秋高氣爽」的日子，是很適宜於郊遊的。這時，我想應該去登臨那久別的南山罷。固然並不在乎仿倣古人登高避災的遺風，而是在那裏可以悠然地俯瞰西谿一帶的江村烟景，和靜聽南山寺裏的傍晚疎鐘的。然而，因爲前幾天已和半樵兄約定，今天要到隔溪的西澗村去看菊花

哪，於是登山的事，也祇好作罷。橫豎西澗村的風景，也是很美麗的。何況好幾年沒有去了，現在有這機會得去重遊，也是一件可喜的事。我這樣想着，走到庭前，看了一回階下的花草，和簾鉤的秋陽之後，便穿上外套，踏出門了。

沿着曲折的街衢走着，在路上碰着幾位舊友，打了招呼之後，不覺已到了北溪之濱，一片清秀的谿山，也逐漸展開在眼前了。途中經過C君的別墅，順便進去看看。在臨溪的小窗底下，C君正孤寂地倚着枕簟在榻上看書。屋裏是十分的沉靜，只聽見窗外潺潺的流水聲，和隄邊許多浣衣的姑娘們的清脆的語調，以及斷斷續續的幾聲砧杵而已。這使我登時想起了李九齡的一首絕詩來：

「亂山堆裏結茅廬，已共紅塵跡漸疎。莫問野人生計事，窗前流水枕前書。」

這首詩，借來形容這見的情境，頗爲適當。雖然這間半茅半瓦的屋子，祇是建築在谿濱，而不是在亂山堆裏，但對面隔着溪便是環山，情境也「庶幾近乎」罷？C君確是個疎遠紅塵的人，他對於人世間的所謂富貴榮華，祇同天邊的浮雲一樣的，不過等閒視之而已。家境雖頗清寒，可是菜羹蔬飯也可敷衍得去。他每天除了看書之外，便時常到田圃裏去澆苗種菜，此外還很喜歡餵養家畜，這是他唯一的事業。雖然在勢利薰心的人的眼裏，也許不算什麼一回事罷，但他却很怡然自樂。那種高潔自持的性格，和安閒不迫的生涯，在我們這些縱

跡浮沉的 *Casta way* (至少我自己) 看來，却是值得懷慕的。

當我走近窗畔的時候，C君轉過頭來，很喜歡的眼角浮露着微笑的皺痕。說：

「這兒太冷靜了，自個兒沒有什麼事，所以祇好借書消閒。你來得很好，請坐……」

我坐在窗下的竹椅上，也微笑着道：

「今天因為半樵兄約到西澗村去看菊花去，經過這邊，所以順便來望望你。」

「是的，聽說今年他蒔了很多的菊花，並且有許多是罕見的佳種……我這邊也栽了一些，可惜沒有去注意它，所以不很好看。」

他說時，連忙起來，拖着拖鞋，走近茶竈那邊，用雞毛扇撲着竈中的殘燼，添上了炭，把水鍋放在竈上。鍋裏的水原是開過了，所以一再着火，鍋蓋兒便滴滴作響。C君泡好了茶，我們一面喝着，一面又談些關於研究舊詩的話；我以爲陶潛、王維、和孟浩然諸人的詩，很有一種自然閑逸的風格，爲我所愛讀。C君也很以爲然，他說，此外如陸放翁的詩也還好。我點頭表示同感之後，便立起來，靠着窗櫺，眺望外邊的風景，正如我剛纔在家裏看過的山水畫似的，那樣秀麗。心裏感到非常的闔憚，於是又不禁暗羨C君的閒居清福了。

因爲是在僻靜的溪邊，所以時常有水鳥飛過牆來，閒適似的棲息在牆下的蘆草叢間，人從那邊走過時，也從容不去。C君說：

「古人侶魚蝦而友麋鹿，我却侶蘆葦而友水禽。」說時笑起來了，我也笑起來了。

和C君寒暄後，便告辭了。

在蔓草蕭蕭的溪隄那邊，搭上渡舟，舟子把竹篙撐着，船也就移動了。谿中有幾處浮着沙蘆，間還圍着筏籊與罾網，船須曲折地順着水灣划去。流水被船頭所衝，發出潺湲的聲韻，煞是好聽。沿岸是一帶茨屋枳籬，荻叢林蘂，小鳥啾啾地在叢間欣唱，有的却飛了出來，在水面高低自如的掠翔，有的攢入水中，啣着小魚，便飛去了。這水邨的秋色，是多麼的清麗呀！

少頃，船到彼岸了。這是一條高而蜿蜒的長堤，堤上鋪着鬆軟的

細砂，兩旁長着離披的野草。這時路上很少行人，只見兩三個擔着菜籃的村人而已。太陽漸漸斜西了，映在野路上的人影，也慢慢拉長起來。我吹着口笛走着，一片遼曠的田野也漸接近。田野中錯落地栽着桑麻竹蔗之屬，蔗草叢間豎立許多荷笠的「稻草人」，有的持着破殘的布旗，隨風飄蕩，在那裏驚動啄食植物的鳥雀。秋收已告畢了，一堆堆的稻草，積疊在田間，如像茆亭一樣。蘆着乾草的潭邊，有幾個村女倚着木架，赤着脚在踏水車，泉水滔滔地瀉入田裏。秋風吹動她們的衣裙，「嘩啦嘩啦」的向後飄拂，她們的臉龐，被太陽晒得紅紅的薔薇花似的，那麼美麗。天真爛漫的嬉笑着，做着她們的工作。在較遠的斜坡那邊，有騎着牛的牧童唱着山歌，夾雜着嗚嗚的犬吠，和嘩嘩

的羊聲，低微的和緩的隨風吹來。我在陌上拾起了一枝剝了皮的藤幹，當作 *Stick*，悄悄地向前去，好容易就到了西澗村的城下了。渡過溪橋，走進城門，再跑數十步，便到半樵兄的家了。

頗寬敞的一所田莊，門楣上橫掛着一列帳帷似的枯乾的菸葉。莊裏放置些漁竿，犁鋤，機杼，和幾件簡潔的椅桌。半樵兄的龍鍾的老母，坐在階前的紡紗車邊，接着斷了的紗。莊裏寂寥極了，除了鄰家傳來的幾聲午鷄，和天井上茅棚的蕭瑟的風聲之外，再也沒有別的聲音。她老人家帶着昏花的眼鏡注視我，和藹地眯笑着道：

「唔唔……樵兒在書齋裏等你呢，請過去。」

我也笑着點了點頭，便從右邊的小門走去了。半樵兄正在蕭寂的

庭除檢曝舊書，欣喜地握着我的手，說：

「我們正在念你呢……」他一面說話，一面拿紙煙遞給我。

「哦，是的，我原想早一點來，因為在C君那邊坐了一會兒，并且天氣太好啦，沿路慢慢的看看風景，所以來得遲些。」我這樣答時，便開始擦着火柴吸煙了。

書齋裏還有一位陌生的人，後來經過半樵兄介紹了，纔知道是他的好友S君。於是彼此也就寒暄起來。S君很客氣說道：

「我常常聽得半樵兄說起你，本來想邀他一道去拜望的，後來聽見他說，你今天要到這兒來，所以特來等候你。」

「當不起……」

「你這次回來。大概不就再到外邊去嗎？」

「大約再過一個多禮拜，就要再往上海去的，因為那邊有許多事情，所以在這兒不能夠再多耽擱。」

「那麼，你年年都在外頭飄泊，想也很勞頓了。」

「不，常常跑慣了，也不見得怎樣……」

這時僮僕們端來了幾碗蘭根水，我們都接過來啜着。齋中恢復了原來的寂靜。

這水邨的書屋，四面都圍繞着扶疎的草樹，午後的陽光斜照着，蔭影佈滿了窗戶，隨着微風飄移，姍姍可愛。齋中字畫琴書，茶鑪尊壘，都很具備。雖然佈置不是摩登式的，沒有Sofa，也沒有Radio，

……但這古樸的書齋，卻另有它的幽雅可愛之處。

離開書齋，和他們一道上花園裏去。這是半樵兄的私園，連畦都蒔着菊花，四周編圍着竹籬和木棚。間有幾株榕樹，一座草廬，在那裏點綴着。鳥兒便在簷前或樹上時飛時歇，很自由似的，沒有半點兒驚人的神情。籬外是一灣綠水，稍遠便是田塍、草墩、樹林、村舍，和一片如畫的秋山的淡痕，掩映在晴霽的斜暉影裏，風景是何等的「*ovelness*」！這時使我不禁自然而然地吟起了陶淵明的詩來：

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；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

辯已忘言。」

圃裏的菊，魏紫姚黃，各挺秀麗。但因為秋也深了，有的已是奄奄瘦損。然而，它怎會病酒？它又怎會悲秋？我們想起它當剖萼初放時，那少女似的盈盈的芳姿，是多麼可愛。可是到了而今，已跟着駒光而凋謝了，殘葉落英，狼藉滿地，令人不禁引起惋惜的心情。但念「菊殘猶有傲霜枝」呢，於是又為它那清高的表格，深懷了萬分的景慕。

我們在那兒徜徉了好一會，不覺已近黃昏了。半樵兄殷勤地留吃晚飯，予是一同又轉回書齋去。在食桌上，僮僕們早已排好了肴饌；鷄、魚、蔬菜、芋飯、菊窩、和前村新釀的酒，豐盛的羅列着。我們歡然地飲着，吃着。酒酣飯飽之後，我因為回家還有好些路程，不

久，便告辭了。

暮靄裏，半樵兄和S君送我過了城外的橋，方纔分手。習習的涼風，帶來了陣陣野花的香味，吹着酩酊的臉，和寬闊的衣。蟲聲如雨地在草野間啾啾着。這古樸的水邨的一切，已漸漸被澹霧所籠罩而渺茫了。在歸途中，我迴味這半日的遊程，恍然如在世外桃源似的，心裏感着無央的樂趣。一個人蹣跚地走着，不覺已是淡月疎星之夜了。

看 雲
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

——王摩詰詩

我從前讀到這兩句詩的時候，腦裏輒起冥想，彷彿覺得有一片幽秀入畫的山水在眼前浮現着；間有泉石草樹，飛鳥茅亭，一個人獨坐在水涯的泥坂上，靜看着遠處飄浮的閒雲——那種幽閑的情景，完全給這寥寥十個字表露出來，真夠引人入勝。因此，我除了欽佩右丞藝術的精湛之餘，又引起自己看雲的興致了。

雲

看

雲本是自然界一種汽化現象。以科學的觀點來說，它是地球上高處的溫度冷卻至露點（Dew Point）以下的時候，其中的水蒸汽，便有一部分和空中的浮塵凝結而成的。原沒有什麼美妙的成分。隨處都可看見。不過據我的見解，它是頗含有詩意而值得觀賞的東西。而且看雲須得在清曠的山水之間，纔有意味。如果在塵囂的城市裏，仰望那給高樓擋成湫隘的天井的愁雲，那就要感着大大的掃興了罷。

我的看雲的興致雖很濃厚，可是人事倥傯，能夠有閒情到大自然裏去欣賞它的機會并不多。其間最使我感到滿意的，要算是幾年前在故鄉西谿看雲的那一回了。記得那時是一個初秋的午後，我到仕江村

去訪友人沈君，不遇，本想折回家去，但因天氣太好，於是獨自自信步沿着西谿走去，毫無目的地在那清曠的村野中逛了好一會兒，不覺已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。遠處的水面，緩緩地浮起一片蒼茫的煙雲，很悠閒地飛上去，在空中浮遊着；一忽兒僅如幾縷遊絲，一忽兒又像萬朵白蓮，刹那之間，千變萬化，我憑着自己的幻覺，把它看成各式各樣的形像。宛似看到一幅名貴的圖畫，又恍如讀到一篇傑作的新詩，覺得很有佳趣。這正如右丞所謂「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」罷。雖然我不知道有什麼「勝事」，而心中却是頗感愉樂的。夏目漱石在他的草枕裏說：『我想把淵明王維的詩境，直接從大自然裏吸收了來，暫時也好，願意在非人情的天地逍遙自在。簡直是一種醉興。』這話說

得很對。我所以愛到水村去看雲，也是爲此。

但是這種看雲的醉興，在草草勞人如我輩者，確是十分難得，能夠有一二次享受，也就很可以滿足了。誠如夏目漱石所說：『因爲是人類的一分子，任你如何喜歡非人情，但「非人情」不能長久繼續下去。』這是至理之言。像我現在爲了「稻梁謀」，就不得不把這「醉興」暫時攔起，而在塵囂的都市裏掙扎。雖然這裏並非無雲可看，但沒有什麼看頭已如上述，而自己也實在沒有那片閒情耳。

蟋蟀

時光真如電掣一般的迅速，瞬息之間，大地上烘烘的熱度，已在稀微斷續的蟬聲裏，悄然辭去。森羅萬象，經過了幾番風雨之後，不覺已化爲涼秋了。這時候，偶爾從上海的近郊走過，便可聽見嘒嘒唧唧的蟋蟀聲，從路旁的草叢間透了出來；怪悅耳的鳴聲，這使我憶起了兒時飼養蟋蟀的事了。

蟋蟀在當時，確是我所喜歡的昆蟲之中的最愛好的一種；爲的是牠們善鬥，能使我覺得好玩的緣故。所以每逢秋天，我便和兄弟們或

鄰居的小朋友們，各自養了好多匹的蟋蟀；有的是向販蟋蟀者買來的，但有時我們常在晨曦裏，大家攜着竹筒箴篋，一同上郊野去捕捉。蟋蟀的家，是在敗塔叢草間的小穴裏，我們聽見牠的聲音從穴中漏出時，便取潭水灌了進去，使牠被水所淹，匿不住身子，於是躍出穴外，向草野裏亂跳亂竄，我們便蹣跚地用小鉛絲罩籠住了牠，連忙捉入箴篋裏。這樣接二連三地捉着，直到太陽高照之後，方纔得意地攜了回來。

蟋蟀攜到家裏之後，我們就忙着建築牠們的住宅了；用鉛片製成的盒子（或空大的紙煙盒，）將裏面隔着火柴盒壳及卡片，曲曲折折的好像富人的別墅似的，有深院，有迴廊，有階砌，有園地。盒蓋上

還攢了許多小洞，當作天窗，以通空氣，於是這蟋蟀的住宅便落成
了。——江浙一帶多用瓦盆，但在我們故鄉（詔安）却很少見——牠
們舒適似的住在裏面，我們每天把新鮮的絲瓜花和黍穗等物，放在盒
裏，供作牠們的食糧。

每天早上，大家都攜着蟋蟀，聚集在一處。用糧米的小斗，當作
戰場，把兩隻蟋蟀放在一起，牠們一經接觸，就各張牙鼓翅，迎頭痛
擊；有的一戰便分勝負，有的接連倒翻了幾個筋斗，苦鬥了好幾合之
後，纔見輸贏。勝的耀武揚威，振翅高鳴，好像勝利的戰士在唱着凱
旋之歌一般。使我們歡呼不已。敗的則偃旗息鼓，不敢聲張，以後雖
再碰頭，也只好望風而逃，不敢再啓牙一鬪了。這時敗者的主人，不

免失意地把牠重新捉了過來，放在掌中，用左右手掌循環的連接着，教蟋蟀在掌上不斷地操練，經過幾分鐘後，再放進去重鬥，如果又輸了，就再捉起來，用手指抹着舌涎，去擦熱蟋蟀的牙，接着又用兩指攝着牠的觸鬚，了了着，口裏吹出陣陣的風，把牠的翅翼吹得如羅裙似的飄着，然後重放掌中，向空間拋擲了若干回，使牠昏醉地再行苦鬥。間也可以冀得勝利的，但若力量太差，又終歸於失敗時，那就成爲沙場敗將了。

蟋蟀一名促織，又名趨織，又叫吟蛩。白石道人云：「蟋蟀中都呼爲促織，善鬥，好事者或以二三十萬錢致一枚，鏤象齒爲樓觀，以貯之。」宋史賈似道傳云：「日與羣姬鬥蟋蟀於葛嶺山莊。」聊齋志

異促織云：「宣德間，宮中尙促織之戲……」可見在好幾百年前，已經有人玩這把戲了。

後來我們年紀漸長，覺得牠們這樣的同種相戕，弄得破頭斷肢，未免有些不忍。正如中國的軍閥，只能互相爭鬪，不能共禦外侮，同樣的引爲遺憾！於是我們不再讓蟋蟀去鬪牆相鬥了。把牠們單獨的各自放在一只小盒子裏；夜晚排列在天井中，寂靜地臥聽牠們那淒清的聲調，覺得別有一種情趣。

蟋蟀是一種直翅類的昆蟲，也屬於節肢動物。牠的身體是長圓形的，長約五六分的光景。體的顏色，大別可分爲二種；一種是黑色的，還有一種是褐色的。牠的頭部很是發達，大佔全身十分之三強。

生有一對濃褐色的觸鬚，比較牠的身體還要長些。在觸鬚近處，有兩隻橢圓形的黑色複眼，用以觀察物象。此外還有三隻單眼，藉以感覺明暗。下面便是嘴部，嘴角露出犀利的牙，以便食物及咬鬥。前胸是長方形的，有斑紋。雄的前翅分左右一對，達到腹部的末節；左翅在下面，質軟而透明，邊緣有鋸齒。右翅在上面，質硬而堅固，表面有波狀脈。兩翅相重疊，連接的地方，有剛強的聲器，所以左右兩翅互相摩擦，就會發出響亮的聲音。當聲音發出時，兩翅是比平時較為提高的。及到兩翅疊實，恢復原狀的時候，那聲音遂即停止。可見牠的鳴聲，實際上並不是從口裏唱出，而是由翅膀發出來的。牠的腹下，有肢三對，後肢較為強大，善於跳躍。在尾端還有尾毛一對。雌的生

理上的構造，和雄的不同；她的翅較短，有直稜。兩翅間沒有剛強的聲器，所以雖是兩翅摩擦，也不能夠發出高聲，只能發出唧唧的微吟而已。她的腹部較大，末端也有尾毛一對，但比較雄的稍爲短些。在尾毛的中間，具有產卵管，牠們交尾之後，雌的卵子受精，身體就漸漸大了起來，後來她便在草叢間的泥土裏產卵，迨至北風凜冽的時候，牠們便先後受着嚴寒的侵凌而殞殞了。卵子在泥土裏越過了寒冬，到翌年的春間，便在溫暖的陽光裏孵成小蟲，於是逐漸長大起來，到了秋天，發育方告完全，就變成能鳴善鬪的蟋蟀了。

牠們性怕日光。所以當太陽朗照的時候，牠們都棲息在土穴裏或石礫下，不敢出來。到了日落西山的夜晚，牠們便擦翅高鳴，並且出

來覓食了。牠們的食物，是小昆蟲與草木的幼根。對於植物的滋長是有妨礙的。但有時牠們又常吃些有害禾稻的毒草和害蟲，所以牠們對於農業上可以說是利害參半。

蟋蟀的鳴聲，是開始於秋天的。這在舊書上也有記載。如四子講德論曰：「蟋蟀候秋吟。」埤雅也云：「蟋蟀隨陰迎陽，一名吟蛩。」秋初生，得寒乃鳴。」但是古人嘗謂蟋蟀鳴時，是在催促職工勤緊工作的意思。如詩緯汜歷樞云：「立秋促織鳴，女工急促之候也。」又爾雅疏裏語曰：「趨織鳴，嬾婦驚。」又詩經云：

「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；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居；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」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逝；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外；好樂無荒，良士蹶蹶。

蟋蟀在堂，役車其休；今我不樂，日月其愆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憂；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」

這都是說因為蟋蟀的鳴聲，而喚起人們對於職務的警惕的心理。但從生物學的立場看來，蟋蟀的自身不過是一種昆蟲。牠的鳴聲也純粹是一種昆蟲的鳴聲，並沒有含其他的意義，和人們的職務是絲毫沒有相干的。不過人們總是善感的，往往聽到牠的淒淒切切的鳴聲，就要觸起無限的感懷。所以歷來許多詩人詞客多把牠作為寫愁抒怨的資料。如阮籍的詠懷詩云：

「開秋兆涼氣，蟋蟀鳴牀帷。感物懷殷憂，悄悄令心悲……」。

又姜夔詠蟋蟀的齊天樂詞云：

「庾郎先自吟愁賦，淒淒更聞私語。露濕銅鋪，苔侵石井，都是曾聽伊處；哀音似訴，正思婦無眠，起尋機杼。曲曲屏山，夜涼獨自甚情緒！西窗又吹暗雨，爲誰頻斷續，相和砧杵？候館吟秋，離宮吊月，別有傷心無數。幽詩漫興，笑離落呼燈，世間兒女，寫入琴詩，一聲聲更苦。」又納蘭容若清平樂詞云：

「淒淒切切，慘澹黃花節。夢裏砧聲渾未歇，那更亂蛩悲咽；

」

蕭殺的秋天，原很容易惹人傷感的；更何況聽到唧唧哀吟的蛩聲

呢，當然是更免不了要百感交集，愁緒填膺了。所以他們借文字來發洩心中的牢騷，是無怪的。

然而這得要在鄉野，纔有這種情調。若是在「鉛色」的都市，那就不同了。就說現在的上海吧，所看到的，隨處都是水門汀，很難找到一片草地，當然沒有蟋蟀們的足跡了。我雖然喜歡蟋蟀，但是現在已沒有兒時那樣的興致與餘閒去養牠。縱使有時到郊外碰巧聽到牠們幾聲微吟，但也是很難得的機會。因此常想起如得幾日清閒，到江村茅舍裏去臥聽那殘夜雨餘的吟蛩，那是多麼饒有詩意的事，雖然這詩意許是很淒涼的！又杜甫促織詩云：

「促織甚微細，哀音何動人。草根吟不穩，床下夜相親。久客得

無淚，故妻難及晨。悲詩與急管，感激異天真。」又白居易聞蛩詩云：

「聞蛩唧唧夜綿綿，况是秋陰欲雨天。猶恐愁人暫得睡，聲聲移近臥牀前。」

寒 夜

窗外的雪，不知從何時起，又在霏霏地降落了。從黑沉沉的夜空中，一片片，凌亂地隨風飄下，映着簷前的燈光，閃動着，好像無數的粉蝶在飛舞。把日間半積着雪的鄰家屋瓦，再鋪得密密地全現出了銀色。牆頭，地上，也都是白茫茫的，連窗前一株杏樹的枯枝上，也罩着雪，望去像是開着梨花似的，非常的美麗。

我靜靜地凝視着這些，約有十分鐘。寒氣一陣陣從窗隙襲進來，真是砭骨的冷。我忙把窗帘放下，將手放在火鉢上烘着，才漸漸覺得

有點暖意。這時外邊有畢畢拍拍的爆竹聲傳來，滿有過新年的情味。但是一陣聲音過後，又恢復了原來的沉寂，只聽見壁上的時辰鐘在搭搭作響而已。我瑟縮着，兀坐在火鉢旁邊，順便從書架上抽出一本 *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* 來看，在這樣的時候，覺得這書中的冬之卷裏所說的話，頗有趣味。我注視着書的內容，幾乎忘記了寒冷，雖然外邊的風雪聲，偶偶切切地，時常傳到耳朵裏來。

隔了一會兒，妻拿着開水壺走進來了。說，天氣真的冷，要喫杯熱茶嗎？我點了點頭，繼續看着書。她泡好了茶，把開水壺放在火鉢裏的鐵架上之後，就到後房去做她的針線去了。我將書本放下，把茶注在瓷甌裏，慢慢地啜着，稍覺溫暖。這時室中依然是很岑寂，除了

鐘擺聲和風雪聲之外，只添了開水壺的嗤嗤聲。熱的水氣，煙一般的從壺口噴出。火鉢裏的炭節，也都燃得通紅，熊熊的光，在鉢裏搖動着。剛纔在屋外叫着的小花貓，這時也來臥在鉢旁取暖；牠眯着眼睛，把身體縮做一團，寂然地不動，看去是很舒服的樣子。過了一晌，聽見女僕在室外「咪咪」地喚着，並用筷子敲着盛給貓吃的飯碗，發出鏗鏗的聲音。但貓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依然睡着不動，大概牠是顧了溫暖，便連夜飯也無心去喫吧。再過一會兒，滿四歲的蘆兒蹣跚地走進來了，他小小的嘴巴也學喚着「咪咪，咪咪」。可是，貓還臥着不動，終於他將小腳兒去踢動貓的身體，這一晌，牠才微微睜開睡眼，「嗚」的一聲，站了起來，伸了一伸懶腰，才慢慢地跑出去。孩子

也跟在貓的後面，彳亍地走到後房去了。

既而有人在外邊叫門，聽去是葉君的聲音。葉君是半個月前剛從檳榔嶼回來的，這幾天常來坐談。他進來時，披着一身雪花，急促地說：

「真冷極了，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冷的天氣；可是，今天却看到下雪了，確很有趣哩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這樣答時，便注了一杯茶遞過去。他一壁喝茶，一壁從衣袋裏取出一本 Autograph 來，說：

「今晚十一點鐘，我就要趁通車到北平去，請你隨便在冊上題幾個字吧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快呢？」我問道。他回答是因爲那兒的友人來信催促的原故。我把 Autograph 翻了一翻，裏面有許多人題字，大低是些堂哉皇哉的句子；什麼「鵬程萬里」呀，「前途光明」呀，「景行行止，高山仰止」呀之類。我想了又想，究竟題些什麼好呢？也題此類堂皇的名句罷，但覺得未免過於空泛，倒不如題些適合于他底性格和生活的句子，來得切實。於是信手寫下「清茶淡飯，最合衛生」八個字，兩旁寫了雙款。寫後看看，似乎有點醫生的口吻，其實我是不懂醫理的，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實在，所以隨便寫下罷了。葉君說：

「這樣子的好。」接着他又微笑地說：

「這真是知交之言呢。」

我也微笑着，不答什麼。

葉君在十時許就告辭回去，臨走時，我再倒茶請他喝。說：

「就把這杯茶當作餞行的酒吧，因為時間的匆促，不能請你吃飯，很是抱歉的。」

「常常來打擾的，用不着客氣。」他一壁說，一壁喫着茶，隨後慢慢地走出去了，我送他到門口。

這時雪已霽了，天空是變白了些，不像剛才那樣的陰霾。我正要轉身回書室時，恰巧梓園君也跑來了。他持着一枝半開花的臘梅，說是特地買來送給我的。我接了梅枝，說聲「謝謝」之後，便持去插在窗畔的大瓷瓶裏，這枝臘梅却生得頗有韻緻，疎疎的枝，點綴着幾朵臘

黃色的花，和幾蕊未開放的苞兒，真是娉婷可愛；就連映在窗帘上的影，也是很美麗咧。梓園君說：

「本想買枝天竺一同帶來的，後來因為沒有買成功，所以單買這枝臘梅。」

「天竺沒有什麼好看，倒不如單這一枝臘梅的好。」

他聽了我這答話時，轉眼望望花瓶，表示同感的樣子。這時屋外又有爆竹聲傳來，我們隨着談了一些關於過年的話，不覺已到了十二點鐘的光景，他說，「明天會吧」，就回去了。

梓園君去後，室裏又冷靜起來了。我燃起一支紙煙，默默地吸着，隨着一縷縷上升的輕烟，作種種幽逸的遐想。無意間把烟灰彈入

火鉢裏時，看見剛才燒紅的炭節，都已變成軟綿似的白灰了。用火箸將灰燼稍稍撥開，裏面還有幾點火星在閃爍着，但一剎那間，又熄滅了。室裏的溫度，似乎降低了些，身上覺得又冷了起來，想是外邊又在下雪了吧？開窗外望，雪早住了，却見一片淡月掛在天角，那幽冷的銀輝，映着窗畔的梅瓶，別有一種詩趣；我悄然地凝視着，遲遲不肯就睡。

雪與柳絮

寒假裏，有點空閒，並且長久住在塵囂的都市裏，覺得有些煩厭。於是獨自趁着火車，到這山水清秀的西子湖來。原想閒散幾天，就要再回上海去的，可是到了這兒之後，因為友人鄭陶二君的邀留，于是便和他們同寓廣化寺的樓上，作較長時間的逗留了。鄭陶二君都在藝專研究繪畫。因為廣化寺距藝專較近，而且房租亦不昂，所以他們一向就賃居寺裏的。這寺地處湖濱，遠隔市閭，是頗幽靜，而宜於用功的地方。雖然寺是殘了，樓板屏扉也都很頹舊，但這在我輩寒

淡之人看來，却並不見得有什麼缺憾，反而深深地覺得牠的好處。我們三人舒適地住着，每天，除了有時去湖濱散步之外，大部分的時間，都在寒風蕭瑟的紙窗之下，做着各人的工作，覺得很有趣。這樣的過了三四天之後，天氣也就更加嚴冷了。

有一天，空際陰霾，像是將要下雨的模樣，窗前的光線，好像隔了一層畫帘似的，那麼暗淡。紙扉之外，蕭蕭地刮着猛烈的風，這在平時，是『大雨欲來風滿樓』的徵兆，但是因為是殘冬了，冷的雨，畢竟已凝成了雪霰，所以在寒風凜冽之餘，那白翎似的雪片，也就霏霏地降落下來了。這是今年第一次的下雪。我們停下工作，推開窗扉，眺望空中凌亂地飄着的雪花，紛紛地落在簷瓦和地上，有時跟着斜風

飄進窗裏來，令人感到另有一種情趣。

傍午，我們照例地一道兒走出寺門，沿着西泠橋，經過蘇小墓，到杏花村去吃午餐。在平時祇是吃些普通的飯菜就算了，但是因爲這天下了雪，格外寒冷，兼之我們各人的心裏也特別高興，所以加添了些酒肴，大家痛快地飽餐一頓之後，纔跑出來。冒着雪，走到蘇堤去玩，這時雪也似乎落得更大些，在路上已薄薄地蓋上了一層銀白色的絨毯了。踏着雪泥走時，革履底下，發出颯颯的音響，清脆動聽。軟白的雪道上，印下了一痕痕微凹的足跡，這是我們天涯遊客的「鴻爪」啊！

沿堤臚植着一株株的楊柳，這時樹上已找不到半絲的綠條兒，祇

剩些枯枝禿幹而已。就是湖中的蒹葭蘆荻，也都凋零枯萎了。紛紛的雪花，從柳樹梢頭飄過，正如飛絮一般，輕輕地落在地上，艇子上，和蘆叢之間。染成了一片無涯的皚色。從堤上悠然遠望，一片湖山，都盡在白霧迷茫之中，別呈出一種清淡的烟景，這種烟景，彷彿在什麼詩篇，什麼畫稿，什麼影片裏邊遇見過的。這和春花秋月之景不同，是那麼的淡漠可愛！這時湖上是『千山飛鳥絕，萬徑人蹤滅』的那麼冷寂。除了我們三人之外，再也見不到半個人影。大概是因爲天氣嚴寒的緣故吧，那些往日如雲的華貴的遊客們，都已躲藏在他們的溫暖窩裏，不願來這風雪漫漫的湖濱受冷了。然而我們却感着無限的 Comfort，因爲我們已深深地欣賞到他人所不得欣賞的淡妝的西子

的風韻了！

我們在堤上慢慢地散步，約有一個多鐘頭。雪仍是那麼霏霏地在堤上，柳梢，凌亂飄着。這使我聯想到春日裏，這兒同樣的飄飛着的柳絮了。因為雪和柳絮，頗為相像，都是那麼輕盈的，柔軟的，使人感到喜悅和快慰的東西。記得今年春天，我們也曾在這蘇堤之上徐徐地散步過，但那時的氣候，可不是這樣的酷冷了，從天空晒下來的陽光，是多麼暖酥；從湖上吹過來的輕風，是多麼煦爽。這堤沿上的柳樹，也不像眼前這樣的枯禿，而是長條毵毵地飄拂着。鬆軟的，茸散的柳絮，乘着湖風，從柳叢那邊飛了出來，正如雪花一樣的漫天飛揚，白茫茫的，飄墮在地上，艇子上，和蘆叢之間，煞是好看。有時

亂撲在我們的身上，令人感到一種溫柔的慰撫，和脈脈的春意。當柳絮飛揚的時候，西子已卸下了淡妝，而加上了濃抹了。這時湖上的遊客，特別地多：大家都來一瞻西子的豔容了。

『欲把西湖比西子，

淡妝濃抹兩相宜。』

哎，西湖的風景，是多麼的美麗可愛啊！但是裝點西湖的美麗風景，最有力的，我想當推雪和柳絮吧。如果缺乏了它們，那麼這好好的湖山，不曉得要減少多少韻緻呢？然而雪與柳絮，終歸是飄零無依的東西，寒冷的冬天過去了，豔麗的春日過去了，牠們也就要淪沒於虛渺的無何有之鄉，以至於絕跡滅痕。這使我悵惘，正如我們三

人，現在雖然得在一起快適地同遊，但是不久之後，大家都要像雪散絮飄的閼離了；不僅如此，就是我們的生命，祖國的一切，許將不遠就同雪絮一般的淪亡了吧？

在回寓所的途中，我這樣悵惘地想着。雪花依然如柳絮一般，在空中飄零，茫然地飄零！

深夜的叫賣聲

在燈下做着每晚規定的工作，至深夜一點多鐘的時分，萬籟已漸歸於悄然了。間或有幾聲少爺小姐們白相歸去的汽車聲，和在薄暗的路燈下彳亍着的浮浪者的口笛音，輕微地攪破了夜的沉寂。此外便照常地可以聽見一片叫賣聲——桂花赤豆湯，五香茶葉蛋，夾砂粽子，白糖蓮心粥——這聲音漸漸地由遠而近，又漸漸地由近而遠。有時還夾雜幾聲賣餛飩的敲着竹筒的『轆，轆，轆』的聲音，在寂靜裏聽去是怪淒厲的；尤其是在風雨蕭颯的殘更！我每次聽見這叫賣聲，不

知道怎樣，心裏總觸起了無限的悲涼之感！有時被這諛熟的叫賣聲所動，特意停下工作，推開樓窗俯瞰，看見那個小販，歇下担子在街衢中不斷地叫賣，不禁使我聯想到碼頭上肩伏的呼哧和馬路旁車夫的兜喚，以及一般沒有叫聲來做他們生活象徵的勞動者苦況，彷彿一幕幕都在眼前展開似的，我不禁喟然長嘆起來，雖然明知這長嘆是徒然的。社會上大多數的人們終究免不了在困苦中掙扎求生的呵。在這樣的年頭兒，能夠坐享富貴的人，實際能有幾多呢？

——桂花赤豆湯，五香茶葉蛋，夾砂粽子，白糖蓮心粥——這叫賣聲已經過去了，東方不久也該亮白了吧？可是我心中所觸起的無限悲涼之感，依舊是那樣的。

船 家

一個落日的秋晚，我獨自蹣跚地在江灣鎮附近的野路上散步。這路的一邊，是一片草坡，間還有數株槐樹，幾家村舍，疎疎落落地點綴着。另一邊，則是一條蜿蜒的河流，深藍的污水在那裏悄然流動，水面漂浮着幾根枯蔓，和時被風吹落的槐葉，在淡淡的夕照中，表現着蕭索的秋的情調。在較遠的河畔，有個負着繩的拖船夫，彎腰屈膝地邁步跑來，他並沒有發出半聲的呼吸，也沒有露出半點的倦態，但從他那粗黑的筋肉和那緊蹙的眉頭看來，便可知他是深嘗過生活的

重壓的人。他賣力地前進，那條船也跟着在水中移動。船頭安置着爐灶，這時正燃起晚炊的火。一個年約四五歲的裸體的小孩，在爐旁坐着，臉上塗滿了污黑的泥，他時常伸手向船邊撈那漂流的槐葉，一片片放在柴堆上曬殘陽。大概這個窮苦的小孩兒，也曉得把這些葉兒去當作爨薪吧？船腹間搭着弓形的箬篷，裏面舖着破殘的蓆子，和放置些家用的什物，那便是他們的家了。船艙站立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婦人，在那兒撐着竹篙，一看便知是那個船夫的妻子。他們儘日裏在小河中漂泊，也不像是捕魚的，不知道他們怎樣謀生？大概是替人家載運些米糧或柴草吧？船已經輕地駛過去了，我也沒有去問他們的訊。

「這條船兒今天晚上又不知渡向那兒去過夜的？」我這樣想時，心

裏不禁有些感觸起來，哦，這船家正是現社會的縮影呵！此刻現在無量數的大衆，誰個不爲生活而奔波呢？誰個不像這船夫一般的飄零呢？

船在蒼茫的夜色中越去越遠了，我也踽踽地轉着彎兒回去，在歸途中，我默祝他們好好地度過這黑夜，等明兒天亮時，再作一番的苦力。

萍池

在我寓所的前面，有一個小小的池沼，水面密密地滿鋪着綠萍，偶爾看去，像是一片剛由園丁剪過的草埔一般。四周圍繞着修竹，楊柳，和其他不知名的樹木，蓊蓊翳翳，染成了一個小小的綠的世界。楊柳的幹，有的傾斜在池面，柳條兒氾氾地向下垂着，有時風起，萍水微微地泛起了皺痕，柳絲也輕盈的在水面飄拂，有的浸在水裏拖著。攏聚着的綠萍，時常被柳絲掃開，現出一絲絲的水痕；然而風靜之後，萍還是靡靡地聚合着，依然回復了它的平靜。池的一邊，鋪着

數級崎嶇的石砌，因為樹蔭遮蔽，陽光晒不着的緣故，那石砌都封滿了青苔，底下的一級，青苔生得很長，茸茸的在水中蕩漾。沒有浸着水的兩三級，却只披着一層薄薄的苔衣而已。大概這石砌已有好久沒有經過村女們的衣杵的搏擊，和水鴨的踐踏了吧？連通這石砌的一條曲折的黃泥小徑，也錯落地長着野草，顯出異常荒僻的樣兒。我時常到這池畔來散步，雖然這裏的景象是很荒涼，但我却認為是一片難得的幽靜的詩的境界。我每次看到這萍池，在無言之間，總覺得有一種快適的情味，在恬靜的懷中流動着，什麼苦悶，哀愁，都如一陣輕烟飄去了。

蜜 蜂

飯後在庭園佇立，靜靜地觀賞階下的花草，忽然有嗡嗡之聲從耳邊掠過；轉眼一瞧，原來是一隻蜜蜂。它輕輕地飛了過去，便在攀附着蔦蘿的牆頭那邊，乍高乍低地飛着，不一會，就飛到隔牆的鄰家去了。

蜜蜂是一種採花釀蜜的昆蟲，大概它是探知道狹小的庭園裏沒花可採，便匆忙地飛到別處去做工罷？我站在階上這樣想着。昔日的印象，就不期然而然地兜上了心頭；記得幼時每見蜜蜂，就有些害怕，

爲的是怕被它的刺螫傷。所以一飛來，便高聲唱着童謠道：

『蜂臭，三年飛不到；蜂死，三年飛不起。』

這樣等它飛去了，才放心不唱。但我那時雖然有點怕它的刺，而對於它却是很喜歡的，因爲它能釀出很甜的蜜，供我們吃的原故。

後來年紀長一些，在學校裏讀到生物學，知道蜜蜂是一種勤工的益蟲，並且曉得它的刺，是自衛的利器，如我們不要頑皮地去玩弄它，它是不會隨便螫傷人的。於是對它也愛好起來了。每逢蜜蜂在校園裏飛翔，或棲息在花朵裏的時候，覺得它那小小的身體很是可愛，便注意它全身的構造和動作。有時還把它捉了來，製作標本。一方面把書本裏所說的實驗一下，覺得頗有興趣。那時曾在自己的 Note Bo-

OK上寫着：

『蜜蜂有雌蜂，雄蜂，職蜂三種。雌雄蜂都是黑色的，其翅翼是灰色而透明。職蜂則爲暗褐色，遍體密生長毛。它們是聚羣而居的。每羣裏面，只有一隻雌蜂，稱爲蜂王，她尾端有毒刺，用以產卵和禦敵。雄蜂也不多，身體稍微短些，而翅翼則較大，他們專營生殖，不去做工，所以又稱遊蜂，生命很是短促。職蜂又稱工蜂，每羣裏面却占多數，它們吸取花心的蜜，變質成蜂臘 (Beewax) 以營蜂窩 (Alveary)，每窩有許多蜂房 (beehive)，每房裏面，各藏着一隻蜂子，它們釀蜜去養育蜂子，並當捍衛去保護它們的羣。它們所釀的蜜很多，可供人們作食料，或製藥之用，所以算是益蟲。此外還有細腰蜂及赤

翅蜂等等；細腰蜂又可分爲蠟蟪和小土蜂等，體多黑色，腰部細長，飛得很快，它們的巢窩，多用泥土築成的，這種蜂喜食螟蛉及蛄蝻等害蟲。赤翅蜂則喜食蜘蛛之類的小昆蟲。它們對於農業上都是很有裨益的。』

當時因爲喜歡蜜蜂，不但生物學一門的書感着興趣，就連Anatole France所著的Abelille（蜜蜂）的童話，也高興去看，雖然是屬於虛渺的童話。

現在對於一切生物，都無餘閒去研究了，生物學一門的書籍也早束之高閣，但我對於蜜蜂的蜜和刺以及那靈巧的小身體，依然是很喜歡的。

戰後的滬北

滿懷了一腔的憤懣和感傷，蹣跚地踏着荒涼的戰區的路，在雨後新晴，風和日暖的傍午，從北站沿寶山路，天通菴，虹口公園，一直朝着江灣跑去。這秀麗的區域，被戰雲掩蓋之後，一切景物，都已非疇昔了；一路盡是頹垣斷壁，滿目淒涼。蟬噪的北車站，商務印書館，法學院，持志學院，中央商學院……都被無情的砲火，焚毀殆盡，惟賸四壁空垣，危然矗立。瓦礫，鏽的鐵片，商店的招牌，焦黑了樑桷，殘破了的沙袋，和有刺的鉛索等，都零亂地堆積在一起。斑

駁的血痕，經過了幾度的風吹雨洒，彷彿洗淡了，然而隱約間尙可看出來。廢墟似的破屋裏，都長滿了荒草，蔥鬱的油綠的可憐，葛藤葛蘿之類，在攀繞着危牆的焦枯了的枝藤上，蓬勃的生着新嫩的綠葉。

路上的行人絕少，大抵是些衣衫襤褸的勞動者。間有幾輛汽車和黃包車馳過，但終未能稍破這血路的蕭條。微颯過處，帶着幾聲鳥語，格外顯出沉寂氣氛，好像是和深山僻野一般的寥落。虹口公園往日如雲的摩登遊侶們，這時已不見半個蹤影，然而辰光却依然和曩日一樣的晴朗駘蕩呢。

從花園街到雨園的抹角處，及鐵道旁邊，猙獰地守立着幾個蟹青色軍服的敵人，閃白的槍刀，彷彿是在揚威，真令人憤慨！爲什麼廣

袤的國土，竟容兇惡的敵人站足？我怒火在胸中燃熾了，熱血在懷間奔騰了！激昂地向前跑去，到了蓄植公司，纔看見黃色制服的中國警察，青天白日的旗幟，乘着和風幌幌地在飄揚，我的心兒，甫漸漸的快慰過來。跑馬廳的鐘樓依然稔熟的兀立在那裏。圩塘灣的禮拜堂和復旦大學，都完璧地躺在明麗的陽光底下，露出嚴肅的氣氛。

沿着小徑，走向江灣鎮，美麗的村舍，盡付一炬，只賸一間小屋匾額「一家春」獨自寂然無恙。在田野間，尚有幾個農人在開墾荒畦，叢林裏的啼鳥，是在唱着輓歌吧？在這暮靄沈沈之中，斜陽冉冉之下，真令人不勝歎歎憑弔呢！

殘照裏，由水電路，經八字橋，走回北車站。八字橋塊的牆垣彈

痕纍纍，板橋的燬跡猶在，有的平地被炸彈炸成淺渚，在泥水中欹斜地躺着鐵車的殘骸，這可想見當日血戰的情形了。

落日的黃昏，我沿着歸途，依舊滿懷了一腔的憤激和感傷，踽踽地走回寓所。